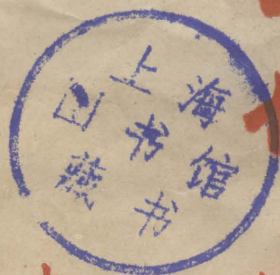


鄭証因著 3

鳳城怪史



上海滙文書店印行

# 鳳城怪客目次

第三集

六	五	四	三	二	一
三凶鍛羽	險境奇襲	荒山惡鬥	狠盜尋仇	松林怪客	龍麟夜會
.....	.....	.....	.....	.....	.....
五七	四七	三六	二五	五	一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36 0551B

## 鳳城怪客

第三集

鄭證因著

## 一 龍麟夜會

過天星崔秀見從西邊烟霧中湧起一人，他一振腕子，這兩支喪門釘全打出，究竟這是一個白天，張凱往崗頭上一翻，明知道上面有這個死對頭，更辨別出他停身所在，上面可有四十名，驍勇善戰的官兵散佈開，張凱一撲上來，有一名頭司把總，年歲也輕，手底下也快，他先前は俯下身軀，查看來人撲上來的所在，此時就是他頭一個一聳身，竄過來，這一刀照定了張凱砍去，式子是真猛，可是鐵麒麟張凱右腳一點穩了崗頭，身形往上一湧，這口刀砍到，張凱身軀往崗頭上又一撲，刀砍下來，左掌往起一翻，一個推窗望月式，把這個頭司把總的腕子抓住，自己的身形猛往前一竄，卻往西一帶這個小武官，張凱對於這班弁勇官兵，不到不得已時，不願意妄殺一人，就沒肯往山崗下甩他，可是過天星崔秀喪門釘發的太疾了，這一下撲撲的兩聲，這個頭司把總一聲慘叫，已經死在崔秀兩支喪門釘下。

上面幾十名官兵，齊聲吶喊，過天星崔秀也是往這邊撲過來，鐵麒麟張凱身形已經

往南竄過來，離開崗頭烟霧已散，崔秀一下子撲空。他一斜身，口中喊聲：「你還想往那裏走？」他聳身一縱飛撲過來，鷄爪雙鏢照着鐵麒麟張凱的背上砸下來，張凱一個玉蟒翻身，身形倏往右一轉，雙鏢砸空，張凱一個大鵬展翅式，抖右掌，向過天星崔秀右肋上劈來，這崔秀雙鏢砸空之下，身形往左一帶，雙鏢順勢往右邊一提，向張凱的右臂上擄來。

此時背後一股子勁風撲到，侯玉的龍頭鳳尾鞭砸下來，過天星崔秀覺出背後的式子太猛，他趕緊肩頭向左一幌，雙臂用力一帶雙鏢，身形向左一縱，叭啦的龍頭鳳尾鞭砸在崗頭上，可是侯玉好容易盼到遇到他，這一鞭沒砸着他，腕子上一用力，鳳尾鞭的龍頭，帶着崗頭上的碎石，猛捲過來，身形是隨着鞭式往上一進，這個小子此時簡直是不要命了，他決不管過天星崔秀的雙鏢封閉，他是連續進招，三環套月式，鳳尾鞭隨着崔秀的身形抖過來，龍頭向他的脊背上猛點，崔秀身形縱出去，斜翻身鏢向後一擄，他是想用鷄爪尖子，把鞭身擄住，侯玉此時再不容他還招了，一振腕子，鞭身往回一撤，一個玉帶圍腰，向他的腰上就纏，過天星崔秀，身形往地上一撲，侯玉此時是咬緊了牙關，這一招遞出去，式子就沒撤足了，身形用足了力，全身從右向後，猛一轉，這一式子把力量貫足了，鞭隨人轉，這條龍頭鳳尾鞭一個老樹盤根，整往過天星崔秀的下盤

掃來，這個老賊他閃避得快，身形撲的疾，可也就吃了大虧，侯玉這一猛抽招，他再想往右縱身，那邊走得開，喇啦的，鳳尾鞭鞭身的前半截，往崔秀的雙腿上一捲，侯玉的身形已然翻過來，一抖腕子，這個崔秀哎喲一聲，摔了出去，侯玉往回一撤鞭，向自己身後一甩，猛往起一抖，依然是用足了力，這一下子要把他砸個頭顱粉碎，骨斷筋折，他已經逃不開了，可是侯玉這條龍頭鳳尾鞭往下一落，撲的被人一把抓住，他剛用力往外一奪，這才看出竟是鐵麒麟張凱。

侯玉急的躁腳道：「老師傅，這個東西還留得麼？」張凱哈哈一笑說道：「好小子，見好就收，留着他這條狗命還有用呢，你看，官兵這就過來，抬槍手擋不了走。」那個過天星崔秀雖則沒死在侯玉的鞭下，不過這一下子也夠他受的了，太約他腿已摔折，因為他兩次掙扎，沒站起來，張凱把侯玉的鞭一撒手，扭頭道：「姓崔的，你好厲害，可是你依然沒一網打盡，老爺子先走了。」崗頭那邊吶喊殺聲，果然全撲過來，更有人喊聲：「開槍，打，打！」鐵麒麟張凱帶着侯玉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，已經找到隱蔽身軀之處。

撲過來的那隊官兵，一發現崔秀受重傷，他們真個的開槍轟擊，轟轟的一連就是兩抬槍，不過他們空費些火藥鐵沙子，這爺兩個只要躲開當時危險之地，脫身可就容易

了，縱躍如飛，順着黑子山，一直的往南逃出二三里，官兵已然撤回，鐵麒麟張凱招呼着侯玉，叫他把龍頭鳳尾鞭收起，可是脚下決不停，反奔這片亂山頭的西邊，侯玉在身後問道：「老師傅，再往前走，就是這山，我們的來路了，我們爺兩個脫身逃開，附近恐怕還有留守的官兵。」

張凱冷笑着道：「小伙子，放大了胆，你還看不出來麼，我們竟全毀在看輕了過天星崔秀這個老傢伙，更沒想到他會這麼狡詐多謀，可惜方才我們在發現山口一帶連個行人全沒有，分明是他們早已派人把守，先行清了山道斷絕行人，這就叫終日打雁被雁啄了眼，現在叫我們爺兩個逃開，我們也得看看他有多大的力量，小伙子長長見識不好麼。」

侯玉此時眼裏含着淚，向張凱道：「老師傅，這一來，可苦了我爹爹，師姐師兄們了。」張凱雙眉一皺，哼了一聲道：「事情逼迫到這種地步，其實，你爹爹也一樣逃得出來，但是人走多了不好辦，那過天星崔秀始終沒認出我是何如人來，叫侯老師到了案，我們可以緩開手，小伙子不用痛心，跟着我幹下去。張凱來到關東地面，叫一班朋友這麼毀了，我不甘心，小伙子聽招呼吧，走。」縱躍如飛，順着一片亂山頭直撲黑子山西面的邊山，本來進橫山道，就沒有多遠，不過是一里多路，不大工夫已經翻到山

邊，張凱和侯玉各自找了隱蔽身形之處，果然在這裏全可以看到，此時隱約的看到，順着邊山往北去，從山裏已經衝出一大隊官兵，此時天色還早，見這隊官兵，刀槍耀目，順着山口出來他們不往西走，往山口北轉過去，不大的工夫，那邊一片塵土湧起，大隊的馬羣，全從山彎那邊出現，趕情所來的全是馬隊，此時見他們一隊隊的全飛身上馬，離着遠也看不見被捕的人，大隊的馬隊，才向西撲奔遼河。

鐵麒麟張凱拍着侯玉的肩頭道：「侯玉，你看見了，這件事大約全是崔秀這個萬惡傢伙，一手調度的，這樣也給我張凱以及你一個大教訓，往後在江湖路上可要小心謹慎，不要輕信江湖道上一種習慣，和有血氣漢子的行爲，過天星崔秀在都統府衙門後花園，他就存了惡念，當時故意的說了那種話，叫我們放心不再防備他，大約我們在太子坟，就被他跟踪趕到，探聽去我們一切，這個老傢伙是飛賊出身，所以他這種手段實有過人的本領。」侯玉道：「老師傅，對對，可惜夜間太子坟前高粱地內我所發現的可疑情形，當時若再有了人跟我一道搜索，或者能查出些踪跡來，那一定是他。」鐵麒麟張凱道：「一點不錯了，現在後悔的話不必講，挽救未來。」侯玉愁眉不展的道：「老師傅，事情怎麼辦，事情弄到現在我們的罪名可大了，他們被捕到盛京，可十分危險了。」張凱道：「他明着調動大隊官兵出城剿捕，他就是天大勢力，也得按着大清律辦

理，他決不會立時把人推出去全斬了，也得分首從，好，我們不再就攔，隨我去，侯玉，我們雖然相見不久，但是你知道我是何如人，我很愛你，有精神，有胆量，我老頭子在你面前不必說大話遮羞臉了，這次的事辦栽了，倒還有個不認頭，你可知我張凱有冤家，也有朋友，關係着七個人的性命，跟老營莊你家鄉的安全，我不能不呼援求救了，現在我要找兩個人，找到一個就有辦法，咱們緊趕一程。」

侯玉道：「老師傅找什麼人，難道不肯告訴我麼？」張凱道：「一次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繩，不敢不慎重了。」說話間，附耳低聲向侯玉說了兩句，侯玉愕然道：「找得到他們麼？」張凱道：「事關生死，找不到也要找，別說廢話，提起精神，買賣氣力吧。」這爺兩個仍然翻山越嶺，一直的越過黑子山的橫山道，出了這段橫山道，已經到了黑子山的東山口外，離着山口附近，就是一個鎮甸，名叫黑山鎮。這跟一入榆關的那個黑山可不是一個地方，到了鎮甸這裏，天色可就不早了，鐵麒麟張凱向侯玉道：「我們還得往北趕一下，不過得耗耗時候，天黑了再動手，因為這裏是個要路口，回頭跟我轉一遭。」侯玉只好答應着，兩個人找了一個很小的飯舖，吃了一頓晚飯。

飯後已經是掌燈時候，趕到出了這個小飯舖時，侯玉發覺張凱臨出門時，在牆角那裏，向牆上摸了一下，跟着帶着侯玉在這黑山鎮凡是行路客人能停留的地方，酒舖飯



館，有的地方是找人，有的地方是問價錢，趕到最後從一家字號叫同合店出來時，鐵麒麟張凱趁着店門旁正清靜，因為這個店牆的轉角，這對着這個鎮甸的東鎮口外，只要從東來的，或是出這個鎮甸的，全看得到這個同合店，鐵麒麟張凱這時他却猛一長身，這裏店房和牆全是很矮，他把轉角的牆頭抓住，右手在店牆的粉牆上拍了一下，跟着飄身下來，從囊中又掏出一點東西，在粉牆下面畫了一下，立刻招呼着侯玉，出了黑山鎮，侯玉這次可看明白了，張凱在這個鎮甸上完全留了暗記，不過他這種東西用的全是黑的，和傳聞上所聽到江湖人所用不同，可是房簷子下那點東西看不清是什麼，下面却在粉牆上畫一個曲曲彎彎的黑道，侯玉因為張凱形跡上十分隱秘，不敢多問，隨着他一路疾馳，他們是從天剛黑下來，離開了黑山鎮，這一路緊走，就出來有三四十里，此時已到了半夜，侯玉雖不知奔什麼地方，他可辨得出方向來，現在是一直撲奔正北，一連過了幾個小村莊，鐵麒麟張凱是毫不停留，此時侯玉可有些力盡筋疲，因為他現在是兩夜一整天沒合眼，他實在支持不住向張凱招呼道：「老師傅我也認識了，求你開恩，叫我緩緩氣吧！」

張凱把脚步停住，嘆哂一笑道：「小伙子！支持不住了，好，你看前面那個鎮店是一個極重要的地方，大約就是連山驛，咱們在這裏留下一點痕跡，找個地方好好歇息一

下，小伙子想到他們一班人全到了生死關頭，多吃些苦吧！」侯玉點頭答應着。張凱則用話這麼勉勵着，可是他知道侯玉雖則跟他爹練就了一身本領，但是他終歸是沒在江湖上跑過，這種苦他却有些受不了了，腳底下略微放慢些，已經到了驛鎮邊。

張凱從囊中取出了一塊黑木炭，遞給侯玉道：「現在告訴你，咱們爺兩個分頭辦理，免得多耽擱時候，因為這座鎮甸除了南北的一條街道，還有一條橫街，從這條橫街也能出入連山驛，你用這塊木炭找那店房飯館，凡是走長路可以停留的地方，要緊地，你要辨一下方向，一個彎曲的黑道，可要指出方向來，劃這種東西你大約已經明白是什麼用意了，我們現在大致的路途，走入吉林省，繞道奔龍江，整個的方向仍然是東北，你把這個黑道起頭的地方，總要劃得能辨別出是奔東北，用不着小心，這種東西劃出來，就是被人看見，不是本主發現，別人一定認爲是小孩子們淘氣，倘若你認定了必須留記號的地方却是土牆無法劃，你却不要管他，就是土牆，你照樣的留下跡象，因為我這類東西太明顯的地方不能隨便留，因為要是個走江湖的很容易被他認出，我從來不肯這麼作，因為我還有一班冤家對頭，跟我不了不休，但是眼前的事迫不得已不得不這麼幹了。」

侯玉答應着道：「你放心這點小事我還辦得了。」張凱道：「侯玉你可提防着鎮甸內的野狗太厲害，事情作完了我們就在鎮甸的西北角會面。」侯玉答應聲：「曉得了。」

他一直的先撲奔連山驛的西南角，這一帶房屋多半是土房，侯玉很快的翻上屋頂，縱躍如飛的去找那條橫街。此時鐵麒麟張凱也從連山驛的南鎮甸口進去，這爺兩個在這個驛鎮中到處留下暗記，也就是半個時辰，這爺兩個全從驛鎮裏退出來，到了西北角這邊，張凱帶着侯玉離開這座驛鎮，前面不遠就有一個孤零零的一座小土地廟，張凱向侯玉道：「我們在這裏可以歇一下了，此地離着盛京已遠，並且這是一條極偏僻的道路，這個小廟中你可以好好地睡他半夜，天快亮時我們再起身，前面可以僱腳程走。」侯玉答應着，推開了小廟的門，這種小廟各處全有，裏面也沒有什麼，除了供桌香爐之外，任什麼找不到。

雖然裏面黑沉沉的，借着外面星夜之光，也可以辨別出一切，侯玉把迎面神案上的香爐往裏推了推，他把上面塵土拂拭了一下，回頭向張凱招呼道：「老師傅你在這歇息。」張凱站在廟門口，微笑着答道：「侯玉別跟我客氣了，你就在那裏好好地睡一下，養足了精神我們還要趕路呢。」侯玉此時也實在困極了，他躺在神案上，很快的睡着，鐵麒麟張凱他却坐在廟門口，這位飽經憂患江湖奔走一生的老英雄，存了戒心，他却緊靠在門邊，閉目養神，一半自己歇息，一半防備着小廟附近，直到野地裏曉風習習，宿鳥飛鳴，鐵麒麟張凱這才站起。

轉身進了小廟內，見侯玉睡得十分香甜，鐵麒麟張凱看着這個孩子又可愛又嘆息，一個落在江湖中的人物，想把他鍛鍊出來，談何容易，這個孩子這麼睡法，這是多麼誤事，自己伸手向侯玉肩頭連拍了兩下招呼道：「小伙子！別睡了，人家要店錢呢。」這個侯玉睡眼矇矓坐起，險些從供桌上掉下來，張凱用手把他擋住，他真是睡迷糊了，伸手就住兜囊中掏錢，張凱一笑道：「侯玉！你這是作什麼，忘了在什麼地方了。」侯玉這才把眼揉了揉，已經醒明白了，從供桌上跳下來，向張凱道：「老師傅！我太沒出息了，怎的睡得這麼死，這要是有人來把我收拾了，我全不會知道。」張凱拉住他的手腕子，到了門邊，向侯玉道：「坐在這，你看天這就亮了，咱們該走了，現在也正可以叫你知道，想作一個江湖人，不是容易事吧，這必須多年的經驗，還得經過大風大浪，才能練得出來，這也很難爲你了，驛鎮那邊恐怕就有人出入了，我們趕緊走。」這爺兩個立刻離開連山驛，在道邊子上買了些食物，從這裏一路上僱腳程，緊趕下來，這一天的工夫，他們行程很快已經到了吉林的邊境，天色可就不早了，侯玉道：「我們這麼走下去，到那算完！」

張凱皺了皺眉頭，向侯玉道：「今天可不能耽擱，我們無論如何得趕過了公主嶺，那是一個要緊的所在，奔龍江必走的道路，我們騎了一天的牲口了，到嶺邊那裏把牲口

打發了，咱們要趕一程。」侯玉答應着，因為此時有趕腳的跟着，不便多說話，太陽落下去，已經到了一片山坡邊，這裏有許多小販，也是趕腳的聚集地方，張凱把腳力錢打發了，爺兩個在這裏進了些飲食，闡明了這個地方叫南崗子，張凱侯玉立刻從這裏又起身，眼前所走的路，正是公主嶺的東山邊一帶，這是一個極偏僻的地方，沒有正式的道路，沿着山邊倒也有些人家住着，多半是靠山吃飯的住戶。

張凱侯玉離開南崗子附近，順着山邊一直地往北走，天色可就要黑了，張凱道：「侯玉，這一段路可很長，有廿多里，前面才是公主嶺的東嶺，東山口，那裏有鎮甸，我們可以到那裏落店住下了。」侯玉一聽可以住店，他立刻高了興，腳底下加了快，現在已經是暮靄蒼茫，地方又清淨，這爺兩個疾走如飛，已經出來有四五里。

這時耳中忽然聽到來路上鐵蹄翻飛，這種地方因為全是山邊子，下面全是石頭道，馬蹄子走在這種路上聲音是特別大，不過此處絕不是官道，也不是驛路，騎牲口的輕易沒有從這裏走的，張凱侯玉認為來的人可疑？爺兒兩個不約而同的全往西邊的山邊，一縱身，把東邊這條很窄的山道閃開，後面馬蹄聲越發近了，此時看出來的還是兩個人，兩匹馬，這種牲口走的很快，可是這種道路危險！這馬蹄登滑了，就得摔死，眨眼間這兩匹牲口已到近前。

只見馬上却是兩名短衣壯漢，全是紫灰布褲褂，背上揹着包裹，每人一頂大草帽子，也全掛在背上，前面這個壯漢的馬鞍子上還掛着一口帶鞘的刀，不過馬走如飛辨不清面貌，張凱侯玉雖則躲向山邊，不過面前沒有樹木，沒有隱避身軀之處，這爺兒兩個此時全坐在那，這兩匹馬從面前過去的時候，馬上的人扭着頭向山坡邊，全注意的看了一下可是如飛的向前衝去，張凱望着這兩牲口的背影，也在十分注意，侯玉向張凱道：「老師傅這兩個人是什麼路道？」張凱搖搖頭道：「遠看不出，不過絕不是官家的人，我們走，不要管他。」這爺兩個仍然順着山邊往北緊趕下來，兩個騎馬的早已走得無影無踪，侯玉跟張凱這一路緊走，天黑下來，越發的放胆前進，他們到起更時候，竟到了這個公主嶺的東嶺東山口。

這裏有一個大鎮店，名叫白馬坡，這是一個要緊的路口，四通八達，從白馬坡往東去就是松花江，往北去入龍江省，往西入公主嶺奔礦山，奔通盛京的驛路，所以這白馬坡雖則是一個孤零零的鎮甸，地方上倒很繁盛，張凱侯玉到了這裏，可是快到二更天了，這個鎮甸是緊對着山口，他是東西的一條長街，連商民舖戶也有五六百戶人家，鐵麒麟張凱到了鎮甸附近，招呼侯玉把身形隱避起，這次他是自己動手，把鎮甸邊上緊對着山口，這裏民房的牆上全留了兩處暗記，跟着不入鎮甸，從白馬坡的南邊轉過來，在

東鎮甸邊上，連着留了兩處暗記，張凱這才帶着侯玉，從東鎮甸口進來。

走進鎮甸不遠，見路北一處粉牆，上寫三義店，張凱向附近打量一下，見街上靜悄悄沒有人來往，他連續的在粉牆上劃了兩下，侯玉在一旁看着，他這次暗記所指示的方向，不像先前他所說的，只是向東北，現在這個黑道兒起頭的地方完全向着下面，侯玉不敢笑出來，心想張老師這是想鑽到地下去嗎。

張凱拍門招呼店家，告訴夥計，只用一個單間，房間大小全成，伙計領着這爺兒兩個，走進裏面，就在迎面這個大院內西邊開了一個房間，張凱告訴伙計只用一壺茶，一盆臉水，我們路上已經吃過飯了，伙計答應着，這爺兒兩個淨面吃茶歇息，張凱告訴侯玉，你現在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睡，侯玉道：「老師傅你也太辛苦了，你也早早地歇息吧。」張凱並不答話，只擺了擺手，把屋門掩閉，把油燈撥得只留着黃豆大的一點，張凱此時仍然低着頭在房中來往的走着，侯玉他也知道張凱是着急，自己不敢和他多說話，只得先躺在炕上，他今夜雖則也跑了一天，十分累，可是他也睡不着了，自己閉上眼，沈一刻又睜開，看看張凱，仍然是往來走着，此時燈光暗，外面的月亮可以照在紙窗上，侯玉先前是睡着了，他也因為受到張凱的教訓，眼前全是殺身大禍，像在土地廟那麼睡，容易誤事，所以他今夜十分驚醒着，趕到睡了一刻，一睜眼，發現已然躺在自

己身邊，侯玉這才放了心，自己仍然閉上眼，接着睡下去。

不知過了多大的工夫，耳中忽然聽出身旁唼的响了一下，聲音不大，完全是衣裳震動之聲，侯玉吓的一睜眼，發現張凱從炕上猛竄出去，已經到了前面窗戶下，侯玉往起一坐，已經把放在自己身旁的龍頭鳳尾鞭，抓到手中，他左手一按炕連鞋也沒穿就竄下來，張凱忙用右手向後一揮，阻止侯玉，不叫他發作，侯玉也趕緊把脚步停住，這時聽得紙窗上拍拍的輕响了三下，張凱這時已經往門邊湊，他聽到窗口的响聲，也在低聲喝問：「什麼人，老頭子不會含糊了，你等着吧！」

這時見紙窗上一個人影往南一幌，也到了門邊，可是跟着聽得外面撲哧的一聲，低笑道：「奉召而來。」鐵麒麟張凱呀的一聲驚呼，把兩扇板門一開，口中說聲：「裏請。」跟着外面風門輕輕一响，一個黑衣人很快的閃進屋中，侯玉看張凱這種情形，對來人不像是有敵意了，此時這個人一進來，侯玉看到這人衣裝像貌十分驚心，是一個廿多歲的女流，高高地身材，面色微黑，眉目間可是很秀麗，並且兩眼的光華射人，一身黑色的短裝，頭上青絹帕包頭，外面披着一件黑色的風氅，下面大約穿着一雙短統的快靴。

張凱此時身形往後略退，抱掌拱手道：「女俠！你來得這麼快，不過我已經望眼欲



穿了。」

## 二 松林怪客

這個女子微笑着，點頭道：「張老師你大約很着急了，事情還算湊巧，我接到盧九先生的指示，虎頭灣的事，我沒有親手去辦，好在信息得的快，虎頭灣連人帶船完全撤走，我若是親自去，現時可就趕不到這裏了，我正因為有一件事要趕奔盛京，從黑山鎮一帶我手下弟兄發現，你所留下的鐵麒麟黑龍暗記，弟兄們就知道，事情關係重大，這麼明着在沿途上留下跡象，足見事情是迫非得已，他們更知道張老師你已經向我們呼援求救，還算好，我手下一班弟兄，正散在這條路上，他們從黑山鎮立刻分兩路，一路是直接松花江邊，一路是順着公主嶺，趕了下來，張老師你的膽子太大了，你有什麼事這麼不顧生死，把我和你的踪跡全告訴人，落在白馬坡三義店，事情辦得太險些，可是他沒打你的招呼，把你所留下的暗記，全消滅了。」

張凱此時好像如釋重負，長吁了一口氣，扭着頭向侯玉道：「你還不把傢伙放下，這就是我告訴你的龍江俠女。」侯玉早已猜出是此人，他趕忙把龍頭鳳尾鞭往炕上一扔，轉身來以晚輩的禮向這位名震關東的女俠黑龍姑拜見。這位俠女黑龍姑，忙的還着

禮道：「小師弟，不要客氣，你們父子在關東一帶，很作了些應作的事，我十分欽佩你父子的爲人，尤其是你父親，侯老師傅掌中那柄鐵扇子，威鎮武林，只是我東奔西走，沒有工夫去拜望你們，想不到在此處咱們竟會遇到一處，咱們坐下講話。一跟着彼此落座。」

黑龍姑向鐵麒麟張凱道：「活藥王盧九先生他轉遞到我的信，已然接到，對於虎頭灣的事，已然代你効勞，張老師只管放心，可是我決沒想往盛京去，因爲現在平定邊疆的鎮東將軍常畏三，他班師回朝，趁此這個機遇，我和他打算弄些個糾纏，我認爲你們的事，有老師傅們這班人招呼，決不會用我這晚輩再効奔走，那知道從天一亮，有我派到這條路上的弟兄，飛馬報來，說張老師竟會呼援求救，手下的弟兄們，也知道你事情不到萬分緊急，不會這樣作，所以他們等我的命令，把散在線上的弟兄，分成兩撥，一撥是辦我手邊的事，他們去寧古塔的路上，要迎着鎮東將軍，我是要知道他行程的確期，什麼日子到達這一帶，一面他們已然分開了人，趕奔盛京，探聽你們這場事，現在出了什麼變化，他們跟踪往這條路趕下來，在此處驛鎮發現張老師你竟自明示出來你落腳在這裏，我認爲這種舉動，張老師有生以來是第一遭，他們現在難道一個沒逃出來麼？」

鐵麒麟張凱道：「我們逃出盛京後，鐵弓嶺遇伏被擒，事情已經算是一敗塗地，這次的事，完全是過天星崔秀一手造成，他一邊用着江湖的力量，一邊借着官家的勢力，在鐵弓嶺我們若想脫身，尙還許拚一下子，但是那麼多人，想安然脫險實沒有把握了，並且事情弄到這種地步，我們真個畏罪逃亡，事情不弄個起落出來，這班人走到那裏，終歸是有無窮後患，俠女，你是知道我張凱自身的事，尙有許多牽纏，對付我的人，不了一休，這件事不趕緊把他料理下來，倘若在這個時候，我一班強敵對我下手，或者他們再和那過天星崔秀勾結起來，我弄個首尾不能兼顧，顧此失彼，一個照顧不到，我這個窮老頭子真個要埋骨關東，最後的下場落到這樣，我不認頭，我還不如栽在一班顧全道義的同道手裏，所以在情勢緊迫之下，我也只好不擇手段，向你呼援求救，現在只好請你助我一臂之力，我現在就是身邊的人太少，實有些應付不下這場事，我也沒有別的請求，現在就是你撥給我幾個得力的人，我要跟過天星崔秀，都統那榮這種惡勢力作最後的一拚，有一個落在盛京，死在他們手內，我張凱也願意陪了綁，事情作的十分冒昧，請女俠還得原諒我張凱才好。」

黑龍姑趕忙正色說道：「老師傅，你說那裏話來，你是老前輩，何況你和我二位恩師，全有個認識，並且我老恩師當日也曾述說過你一生行道江湖的驚人事蹟，尤其是那

位老前輩盧九先生，他更是器重你的爲人，你的事就如同我本身的事一樣。盧九先生的信傳到，我是毫不遲疑，叫我手下弟兄們把虎頭灣的船幫，完全護送進紅石塢，何況張老師對這場事，既不是私情，也不是友誼，完全爲主持江湖正義，痛恨這班貪官污吏，霸道的行爲，晚輩對於你的事是義不容辭，現在怎麼樣，你想拚，老前輩，我現在和你說話有些放肆，你既然看得起我這個漁家女，能夠辦些事，那麼我決不再和老前輩你客氣，我有一點事向你商量，請張老師你無論如何得聽憑我的主張，這班人我認爲全叫他們有出頭之日才是，紅石塢不是個怕事的地方，我們是安分守法，經營漁業，隱匿這班被屈含冤的人，我還敢擔當，可是我認爲真那麼畏罪逃亡，連許連城，雲天柱，全弄個沒有出頭之日，我從來不作那種事，我們的脚步只要站得住，非要和他們拚到底，在強梁世界中，我偏要弄他個皂白分明，晚輩可沒有三頭六臂，驚天動地的本領，但是現在我可有機會，有方法，誠如張老師所說，人少了不成，都統那榮，他現在放手這麼作，就得提防着真個的把這幾個被屈含冤的人斷送了，或者他先拿柳鵬飛，雲天柱這班人開刀，我們就算是失敗了！要緊的現在要竭盡自己的力量保護他們，張老師我雖則出頭幫忙，可是盛京的事，我現在實沒有力量，也沒有工夫去管，這一班人的安全，要完全交付張老師你，跟這個小師弟保護他們，只要都統那榮暫時不要他們的命，你就不必動手

往外救他們，可是你不要容那都統那榮緩氣，你們爺兩個要放出手段來擾亂他，那個過天星崔秀他是一個很狡詐的綠林，現在他手底下還短不了要幻結一班江湖中的惡徒們，來對付你，這是必然的事，可是現在我們也不能再放過他，這件事你不用管，我另派人先把他收拾下來，給都統那榮先砍去一隻羽翼，這樣你在盛京也易於保護他們了，劉德茂杜興這兩個東西，你能夠收拾他們，只管放手，這種萬惡的東西留不得，可是得要他們的活口，事情若是順手的話，你先把這兩個東西廢了，可是別叫他們離開盛京，事情就是這樣作，張老師，你認爲怎麼樣？」

張凱是一個久經大敵，飽歷風塵的人物，他現在竟不明白黑龍姑有什麼力量能夠操必勝之券，但是此人自己是信得及，他從來辦一件事是量力而爲，言行相顧，說得到必要作得到，現在她口頭上這麼謹慎，張凱不便向她追問了，點點頭道：「只要能够跟都統那榮爭最後的一招，也就是我張凱之幸了！」

黑龍姑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你們爺兩個在這裏歇息半夜，五更過後，立刻起身，出白馬坡的鎮甸，有人給你預備牲口，我手下的人，在這裏還沒有集合好，到盛京能去幾個人，現在還不能預定，到時候入都統衙門，入將軍府，凡是我紅石塢的人，以白鵝翎爲記，這樣不致於自己的人發生誤會，到時候他們也必要和你接頭，我手下所辦的事，原

「沒想這麼早就要發作，但是現在只好是早早下手，我也不敢耽擱了，咱們就這樣辦吧。」張凱點頭答應着，黑龍姑已然站起。

鐵麒麟張凱道：「盧九先生現在沒在這一帶麼？」黑龍姑道：「他現在正在吉林境內，也和我們辦的事有牽連，所以對你們的事，不能親自伸手，只能從旁相助，這次的失敗，不足介意，張老師，終歸叫他們看看鹿死誰手，我們大約盛京可以見面，咱們再見了。」鐵麒麟張凱道：「店中耳目衆多，我不送你了。」女俠黑龍姑一擺手，翩然而去。

侯玉他在一旁聽着，一句話也不敢多說，不過自己很高興，隨着張凱總算是沒撲了空，很快的把黑龍姑找到。此時鐵麒麟張凱，把屋門仍然掩好，侯玉欣然向張凱道：「老師傅，我們的事有盼望了，這位俠女，名鎮關東，她能伸手相助，我們的事，必然成功。」

可是鐵麒麟張凱臉上一絲喜容沒有，聽了侯玉的話，他依然倒背着手，輕輕的來回走着，沉了半晌，才向侯玉道：「侯玉，你先不要空喜歡，眼前的事，還是十分扎手，此去盛京，究竟如何，尚難逆料，這是個很難的題目，我張凱真不知終歸要死在什麼地方，好小子，別叫我着空了，我認爲你是個好幫手，但是此去重回到盛京地面，爺兩個

可要提起全付精神來，應付一切，再要弄個失風不利，咱們就丟死人了！」侯玉聽到鐵麒麟張凱這個話，他也想了想眼前的事，果然不是很容易應付的了，遂點點頭道：「我終歸是年紀小，張老師你隨時指示我，以免我辦錯了事，耽誤全局。」

張凱道：「你懂得這個就很好了，咱們好好歇息半夜，天亮就要往回下趕路呢。」這次爺兩個安然入睡，五更左右趕緊起來，略微的梳洗一下，立刻付過店錢起身，離開三義店時，天色還沒大亮，不過是東方朦朧發曉，街上冷清清，尙沒有人走路，張凱侯玉出了西鎮口，剛走下這片高坡，對着山口的西南角，那片樹林子中，一陣馬蹄子响，立刻有兩名短衣的壯漢，牽着兩匹駿馬，來到近前。他們是一句話沒有，只有向張凱舉了舉手，把韁繩馬鞭子遞過來，張凱侯玉趕緊接過來，張凱頭一個飛身上馬，在一抖韁繩下，却問了句：「弟兄，什麼地方接牲口？」頭裏一名壯漢，答了聲：「太子河邊。」

張凱答了聲：「好！」一抖韁繩，「叭」的一馬鞭子，這匹牲口順着山坡前，往東南竄過來，侯玉後面也跟着緊抖韁繩，隨在後面一揮鞭子，這兩匹牲口鐵蹄翻飛，走的是真快，從五更過，一直的緊走下來，這兩匹牲口，脚程是特別快，到了中午之後，已經趕出有七十多里地來，在一個小村莊邊上略微歇息一下，把牲口在道邊上上了料，溜

好了，他爺兩個也進了些飲食，在這裏跟着起身，趕到日沒之後，已經到了黑山鎮，這比來時可快得多了，鐵麒麟張凱因爲担心着盛京被困的一班人，告訴侯玉，我們在這裏路微的緩過氣來，這兩匹牲口也吃的住勁，我們索性一直的趕下去，我算計着到半夜，就可以趕到太子河邊，還是在天剛亮時渡河，我們這次再不要上那個當，決不能再走那個渡口了，恐怕那裏有官人喬裝改扮的把守。

這爺兩個在黑山鎮打了尖，起更之後，又重行走上征途，果然在四更左右，已經穿過山腰，沿途上毫無相隔，到了太子河附近，離着河邊還很遠，從莊稼地裏，竄出一個人來，此時張凱侯玉全下了牲口，因爲知道這時也過不了河，並且不準知道接牲口的人在什麼地方出現，所以現在牽着牲口從一片莊稼地邊走，爲是牲口蹄子上沒有多大聲音，這時突然有人出現，張凱和侯玉全十分戒備着，因爲現在這種地方不得不加仔細了，雖則離着省城還有一二十里路，可是這就是自己這班人出事的地方，這個人從莊稼地一竄出來，張凱侯玉全把脚步停住，蓄勢以待，可是相隔還有六七尺遠，這個人手中已然往起一幌，張凱忙說了聲：「辛苦！」因爲已經看見白鵝翎子，這名弟兄已經到了近前，他伸手把牲口接過去可是一句話不答，這人翻身上馬騎着一匹，牽着一匹，他不奔太子河邊，順着莊稼地一條小道，一直的撲奔正北，牲口走得很快，路徑很熟，眨眼



間，他左旋右轉，已經失去他的踪跡，張凱向侯玉低聲招呼道：「我們找個地方歇息一下，前面那片柳林，是很好的地方，再有一個多時辰，也就亮了，我們也正好得往南越過前面這一個渡口，找一隻小船過河。」

雖說是一路上騎牲口，可是也很累，往南出來，有兩箭多地，一同走進了樹林子，這個地方冷僻異常，離着河邊也遠，往東去，就是黑子山，往南去，是大片的農田和樹林子，爺兩個來到樹林中，各人找了一個乾淨的地方，坐在那裏倚着樹歇息，這是後半夜，這裏是十分寂靜，歇了有半個時辰，侯玉忽然低聲向張凱招呼：「張老師，怎麼南邊好像有人在樹林子裏走動吧？」張凱是一句話沒答，手一按地，已經騰身躍起，往前竄去，他嗖嗖的一連兩個縱身，侯玉看到他這種情形，知道他已經發現什麼，跟蹤而起，緊隨他身後撲過來。

可是鐵麒麟張凱忽然把身形一停，往一棵樹幹旁一貼，用沉着的聲音喝叱：「什麼人，趕緊答話。」這時相隔也就是一丈多遠，一個樹後黑影一閃，一個人已經挺身站在那裏不動，向這邊招呼道：「老師傅，多辛苦了。」侯玉這時已到了張凱的身邊，他年歲小，目力銳，此時已經看到對面這個人，是一個莊稼漢子打扮，空着兩隻手，身上也沒有別的東西，張凱這時仍然在低聲喝問：「朋友，你是什麼人，請你趕緊報萬。」

對面的人，微微一笑道：「老師傅，我無須稱名道姓，我告訴你，我是張三李四，老師傅你也不認得，現在有個朋友知道你到了，請你講幾句話。」說着話他更把頭上一個大草帽子摘下來，他是故意的露出面貌來，提着這個草帽子，不住的用它搨風。

張凱仍然在喝問道：「朋友，別弄這些玄虛，老爺子既到了這，就不會再走，可是崔秀崔大老爺叫你來的麼？」這個人冷笑一聲道：「老師傅，你也過分疑心了，這個人我們倒也知道，因為人家已經是陞官發財的人，我們巴結不上，」老師傅請你屈尊一下，你這位朋友，就在前面山邊。」張凱知道決不是好路道，認定了是過天星崔秀在這裏安置了人，但是已然和他朝了「相」，就不能再含糊了，厲聲喝叱道：「相好的，你不說個明白，可別找老頭子這一雙肉掌不認得朋友，找我的什麼人？」

那個壯漢，仍然是神色不動的向張凱說道：「老師傅！難道你有什麼可怕的不成，憑你老師傅好幾十年的老江湖了，什麼大陣勢沒見過，你看我現在單身一人，手無寸鐵，你難道怕我不成。」張凱喝叱道：「住口！你老師傅龍潭虎穴全闖過，我難道怕你不成，老師傅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鬼，我要問清你的來路收拾你還不容易嗎。」這個壯漢哈哈一笑道：「老師傅，你既然自認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物，你這麼畏縮不前，可就叫朋友們笑話了。」鐵麒麟張凱道：「我若是不隨你去又該怎樣？」這個壯漢道：「你去

不去隨便，不過憑你鐵麒麟張凱，也是自命英雄人物，你真要是怕死貪生，連個朋友全不敢見，不嫌丟人由你的自便，那麼我可要不陪了。」

張凱往前一縱身，竄到壯漢面前，伸手就把他的胸前衣服抓住，厲聲喝叱道：「你敢辱我！」可是壯漢紋絲不動，竟自狂笑起來。鐵麒麟張凱道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在我面前裝神弄鬼，我要你的命！」這壯漢道：「這就是你鐵麒麟張凱的威風本領，你只管動手，我偏不告訴你找你的何如人，是你的冤家，是你的朋友，自己到山邊去看。」鐵麒麟張凱此時跟着這個壯漢臉對臉，雖則樹林裏黑暗，可是面貌依稀可辨，這個人已看出來，的確是個走江湖的人物，可是自己從來沒見過這個人，這麼抓住他，他是毫不抵抗。

### 三 狠盜尋仇

這時候玉也跟過來，却向張凱道：「他絕不是好東西，把他網上。」鐵麒麟張凱趕忙向侯玉道：「你不要多管。」自己手底下也趕緊鬆開這個人，現在張凱雖則還不敢斷定，此人是怎麼個來頭，可是現在自己絕不會再走脫，這是必然的事，個人還認定這是過天星崔秀的手段，這個人可够厲害的，難道我們爺兒兩個在路上行跡就落在他眼中，

並且他明着指出自己是鐵麒麟張凱，想動手這個人非常狹猾，自己一動他，就算栽給他，這種情形下，只有跟着他走了，現在憑自己爺兒兩個身旁沒有別的牽累，量還走得開，遂向壯漢道：「找我的人有什麼地方？」這個壯漢道：「路遠了也不會勞動你金身大駕，就在山邊。」鐵麒麟張凱哼了一聲道：「你頭前引路，姓張的要見識見識你們這點陣勢。」這壯漢笑着答了聲：「這才算好朋友，跟我走吧。」他轉身引路，張凱緊隨在他的身後，自己已經打定了主義，只要附近一帶一有發動，我先行下手，把這個東西一掌擊死，絕不叫他逃開，可是這個壯漢，他在前面走着，連頭也不回，好像絕不提防張凱對他有不利情形，一直的出了眼前這片樹林，往西走，直奔黑子山的山邊，張凱跟侯玉一邊監視着這個人，一邊注意着路旁和對面，可是一路行來，絕沒有一點意外的事，靠山坡邊也看不到什麼動靜來，這個壯漢，走到離着山邊近了，他順着山坡，反往南走，鐵麒麟張凱跟侯玉，對眼前這一帶的形式，大致還記得，這是橫穿黑子山的那個山口，有半里多地了，並且在山邊的那些住戶，也是靠着北邊山坡一帶，越往南走越荒涼，這個壯漢，他是腳底下不停，緊往南走，張凱在他身後喝叱道：「你究竟是想到什麼地方？」那個壯漢扭了扭頭道：「好地方不會遠了。」張凱跟侯玉只好跟隨他奔前面一片山坡，往西南轉過來。

這一帶張凱侯玉可全沒到過，他們在鐵弓嶺出事之後，張凱侯玉也會從亂山頭上往南逃下來，可是山上下邊一帶的形勢不十分清楚，此時前面這個壯漢，他順着眼前的山坡，却向山邊直走上來，張凱跟侯玉往前面一看，就知道這個東西他是懷着惡意，眼前所走過來的這段路，全是一片曠野，雖則遍地有莊稼地，可是地勢亮得開，遭到襲擊，容易閃避，前面容易看出是一個很小的山口，這種地方可太不利了，張凱往前緊走了兩步，伸手一拍壯漢的肩頭，厲聲喝道：「把你老師傅究竟想領我到什麼地方？」壯漢脚底下略一停，向張凱道：「進了山口，沒有多遠的路，就到了地方，你不想去麼？」說着話他已經向這個小山口邊緊趕，張凱緊隨在他身邊，厲聲說道：「你可提防着，我隨時能要你的命。」這個壯漢他一邊走着一邊說：「老師傅！你放心好了，道路雖則不好走，好朋友們作事，光明正大，來明去白，絕不會暗算你，老師傅！放心大膽的走吧。」張凱此時不便盡自和他口角，不過絕不叫他走遠了，這時已經走進這道小山口，雖則壯漢那麼說着，不會暗算，張凱侯玉絕不敢信他，張凱預備着隨時動手，侯玉手底下也拿了塊飛蝗石，走進這個小山口內，好險的地方了，通共沒有五尺寬的道，地上是很深的野草，隨着山石往上起的一段高坡，高低不平，這種地方只要一出事，不容易動手，張凱是心裏有打算，反正我不叫你走開，只要兩邊的小山頭上，一有動靜，我立時

先行下手，把眼前這個一掌擊死，可是張凱侯玉這麼戒備着，兩邊毫無動靜，順着這條小道往裏走出一箭多地來，鐵麒麟張凱竟看見遠遠的一片山崗子上，有一點極暗淡的火光，侯玉此時回頭望了望，已經看不見進來的那裏小山口了。

這時這個壯漢回頭向張凱招呼道：「師傅！你看前面有燈光之處，就是你好朋友在那裏等待了。」張凱自己此時又入了敵人的掌握中，遂向壯漢答了聲：「少說廢話，張老師即敢來，就是毫無所懼。」壯漢這時腳底下比較快了，往前緊走，眼前一片亂山頭，地勢比較寬了，張凱侯玉腳底下也加快，爺兒兩個是緊隨着他，一步也不放鬆，往前走出一箭多地，隱隱的已經辨別出，迎面有燈光的地方，好像孤零零地一間房子，可是山坡一帶有許多樹木，張凱此時只有照顧着四週，緊隨在壯漢的身邊，這個壯漢忽然向外面高聲招呼道：「好朋友可請到了，你們也該接迎一下。」侯玉此時已經探手把腰間圍的龍頭鳳尾鞭，活扣抓住，提防着隨時動手，可是那壯漢喊過之後，前面那片高崗子上仍然是毫無動靜，也看不見人影子，此時腳底下全快，已經走上前面這片高崗，張凱已經看出前面並不是住戶人家，這是山裏邊孤零零的一座山神廟，就知道他們是在這裏想對付自己了。

張凱隨着壯漢已經到了這個山神廟對面，相隔四五丈的地方，張凱用胳膊一碰侯

玉，自己脚下已經停住不往前走了，向前面這個壯漢招呼道：「朋友！老師傅總算沒含糊，叫那想見我的人出來吧。」

這個壯漢道：「老師傅卽到了這裏，那會叫你不着好朋友的面。」他跟着回過身去，他可是也知道，鐵麒麟張凱也不會叫他走開，他絕不往前走，高聲招呼道：「老大！朋友可挑眼了，你怎麼還不出來迎接人家，這時聽到山神廟內一個人發着狂笑，從裏邊走出來，相隔不遠，廟裏面雖有燈光，可是外面依然黑沉沉的，所以辨不出這個人的面貌來，這個人在狂笑聲中，已到了廟門外，向這邊招呼道：「張凱你居然會活到今日，等待着好朋友給你個收源結果，不要擺架子了，請過來吧。」張凱此時雙眉一皺細辨語聲，自己不禁也暗自吃驚，心裏想，難道真是他麼？他居然敢在這裏現身和我相見，這次大約不拚得生死存亡，不能算完了，趕忙的笑答道：「發話的可是焦老大麼？我真想不到朋友你會來到關東，你居然這麼破例的賞臉，我張凱很高興，這是個很好的地方，就這裏解決吧。」張凱雙掌一錯，一聳身往前竄過來，侯玉此時把龍頭鳳尾鞭也撤下來，隨着張凱的身後，跟踪而進，張凱一竄過來站在廟門前的人哈哈大笑道：「張凱你先等一等，你忙什麼？咱們是先禮後兵，裏邊來，我有話問你。」

今夜的事，張凱萬沒想到，並不是那過天星崔秀，盡是自己的冤家對頭，橫行陝甘

一帶的西北三凶的首惡，兩頭蛇焦天惠，這個人和自己已有十幾年不解之仇，自己知道他是不放手，可是這個東西十分萬惡，他自從折在自己手中，把他的老窠，挑了之後，他始終不敢跟自己正對面的來報復，他這些年來，憑着他手中不義之財，到處收買江湖上下流的匪棍，用盡了方法來暗算自己，個人也因爲在河北一帶一連兩次險些落在他們手中，這才遠走關東，爲是避開他，自己要暗中查明他的下落，找幾個好幫手，把他們一網打盡，永絕後患，可是來到關外，又是一連兩次，有人對自己暗算，手段狠辣，行爲陰險，所以張凱在關外也是兩次險些吃了他們的虧，最可怪的他不止於能利用一般下五門的綠林，並且在莊河廳一帶，更買出地面上的官人，自己幾乎吃了大虧，可是個人也多方暗地偵查，得不到他的信息，不過張凱認爲這種牽纏不了的事，終歸是有爆發之日，所以也在時時的提防着，可是現在就絕沒有防備到他在此時此地現身，今夜自己大約不容易走開了，聽得焦天惠這個話，張凱把雙掌一收，低聲向身旁的侯玉囑咐着：「不要妄動，看我的眼色行事。」侯玉遂也走向廟門前。

那焦天惠往旁一閃，把廟門口讓開，張凱借着廟門內的昏黃燈光仔細辨別這個焦天惠的面貌，只見這個人長得很怪，臉上的相貌跟他的身軀不相稱，身量極高，體態雄偉，一張黑紫的臉，却是極細極短的兩道眉毛，一雙小眼，塌鼻樑，薄片嘴，唇上已經



留着鬚鬚，可是又黃又短，穿着一身藍綢子短衫褲，薄底快靴，右手中拿着一把大竹扇，他此時側身站在山門旁，那個情形很狂，他只用手中的扇子往廟內指了指，讓張凱往裏走，他眼中却看着侯玉，侯玉年歲雖小，手裏提的這條傢伙，叫他看着有些驚心！向張凱問道：「張凱，焦老大可找的是你個人，你怎麼還帶來一個小傢伙，跟你陪葬，我知道你張凱是斷子絕孫的人物，你這一輩子不會有晚生下輩，這是什麼人？」張凱一轉身，雙手往背後一指，厲聲說道：「姓焦的，告訴你，口頭上客氣一點，你可估量着，人小傢伙硬，打了孩子這個大人怕你接不住，不過姓張的從來是單槍匹馬，一個人幹慣了，不要幫手，今夜算是趕巧了，跟着姓張的身邊，摸摸頭頂算一份，朋友，你就不必顧慮了。」

侯玉已經知道眼前是鐵麒麟張凱的死冤家，活對頭到了，這個老東西一照面，他就這麼狂，管自己招呼小傢伙，侯玉已經是滿懷氣憤，自己可是不敢冒昧的答話，聽鐵麒麟張凱口中是不願意露出自己爹爹的名字來，可是侯玉人小從來不吃虧，他立刻抬起頭來，向這個兩頭蛇焦天惠道：「焦老師傳說的不錯，你不用眼裏看不起人，人小傢伙硬，大丈夫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叫侯玉，痛快告訴你不好麼。」這個焦天惠，把兩隻小眼一瞪，目露凶光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好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小伙子，是這麼講話，

有你一份就是了，走。」跟着把他手中的扇子向裏一揮，張凱已經頭一個走進山神廟，這種小廟，全是這樣，任什麼沒有，木石搭蓋的一間房屋，除了前面的門，靠兩邊石牆上，留着兩個洞，就算窗子，可也沒裝窗扇，迎面上的一座木案，上面一個木牌子，就是供奉山神的神位，一隻石頭香爐，一盞鐵油燈，除去這個任什麼沒有，鐵麒麟張凱眼光一掃之下，已經看到裏面並沒有第二個人，侯玉提着龍頭鳳尾鞭，緊隨在張凱身邊。

這時兩頭蛇焦天惠已經跟了進來，他用手中的扇子一指神案前兩塊大石頭，向張凱道：「張凱，咱們來到關東，全是客居，這沒有你的家，沒有你的墳地，姓焦的也是一樣，將就點坐下，咱們談談。」鐵麒麟張凱哼了一聲道：「焦天惠，少弄花樣，不用逞唇舌之利，那當不了什麼，爽快的說話，坐下站着全是一樣。」說着話，張凱可真個的坐在左邊一塊大石頭上，這時侯玉是依然往鐵麒麟張凱的身邊一站，無形中就是背向東，臉向西。

可是張凱趕緊一伸左手，往後一推，口中說着：「小孩子，後邊站。」這一推，侯玉的身軀，轉到神案角，鐵麒麟張凱更在有意無意的向東扭了扭頭，跟着是半斜着身子，臉可是多半向着廟門，侯玉是個很聰明的孩子，他是立刻警覺，知道東西兩邊牆上這種石洞是最難防的地方，張老師恐怕自己吃了虧，所以推了這一下，這時鐵麒麟張

凱，向兩頭蛇焦天惠道：「朋友今夜的事應該怎麼講，張凱是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不留來世債，告訴你焦天惠，鐵麒麟張凱若是怕你，還不動你了，你別認為姓張的遠走關東。是懼着你，我是因為過去數年間，就找不到你焦天惠的金身大駕，你處處用陰謀暗算的手段不放手，姓張的總然有不怕死的膽量，但是也防備不了你這陰謀手段，所以暫時來到關東，張凱自身還有自身的事，今夜咱們弄個欠債還錢，一了百了，倒也痛快，你這個賬怎麼要，我這個賬怎麼還，這該聽你的了。」

焦天惠把眼一瞪，厲聲說道：「張凱，你住口，我們弟兄三人在陝甘一帶，寄身綠林，沒把你女人拐走了，沒把你的孩子擱在井裏，你究竟也沒脫清賊皮，你憑什麼對我們弟兄死不放手，叫我們在陝甘一帶無法立足，江湖上的事最公道，你不叫我們弟兄吃了，我們也不會叫你平安生活下去，你想要我們的命，我們也會要你的老命，這是一還一報，公公道道，對付你，我們什麼手段會許用，總算你活得結實，居然能耗到今天，姓焦的已經對一班江湖同道發下洪誓大願，任憑我毀到什麼地步，我也決不能對你姓張的放手，現在我爽快告訴你，事情是今夜要作個了斷，張凱今夜你敢跟隨入黑子山，你的膽量是大，但是你算上了當，認了命吧！任憑你銅筋鐵骨，我也要收拾你個骨斷筋折，除非你肋生雙翅，飛出黑子山去，你想逃出去，那算妄想了，張凱，你還想活下

去，只有你點頭答應，咱們離開關東地面，隨我回轉陝甘一帶，撒綠林帖，傳綠林箭，普請江湖同道，給姓焦的在陝甘一帶重行開山立舵，咱們新仇舊恨，就算一筆勾消，不是這樣，今夜就休想走出黑子山，慢說黑子山，盛京地面你也出不去。」

鐵麒麟張凱聲色不動，兩眼連看他全不看，好像沒有他的事，此時兩頭蛇焦天惠話一落聲，鐵麒麟張凱哈哈一笑道：「姓焦的，你的話全說完了麼？」焦天惠道：「跟你交代明白了，省得你死作糊塗鬼。」

鐵麒麟張凱一聲怒叱道：「焦天惠，我知道你手黑心狠，是出了名的惡魔，姓張的，和你無怨無仇，我是自取殺身之禍，把你的塚子審給挑了，姓焦的，只問你們，這陝甘三惡，所行所爲，你們已經失去江湖道的本性，你先問問你們十幾年間在陝甘一帶，殺戮了多少善良，毀了多少良家婦女，行同禽獸的東西們，凡是主持江湖正義的人，焉能再放過你們弟兄，張凱自恨當年稍微的看輕了你們，已經很便宜了你們，想不到我留了後患，這些年來，你死放不下，姓張的又何嘗忘了你，你現在說這種狂言大話，張凱也知道你既敢這麼幹，必有預備，但是焦天惠，也許是你的死期到了。」

說話間鐵麒麟張凱一挺身，他身形剛站起來，從兩邊石牆上那兩個石洞，和廟山前是同時發動，更有人在暴喊着：「要你的命！」張凱身形猛往地上一撲，候玉手中的龍

頭鳳尾鞭此時得了力，唰的往東一甩，從自己頭頂上就是一個盤旋，張凱身形往下一撲，兩邊石洞是對面的打出袖箭，迎面的廟門外，一支喪門釘，一支瓦面鏢，好厲害了，這一件暗器，同時發動，可是侯玉應付的疾，這條龍頭鳳尾鞭，一個盤旋之下，打進來的暗器，已被磕飛了兩件，可是打空了的，叭叭的全撞在瓦牆上，激得火星子飛起一片來，碎石頭也反震回來。

可是張凱在身形往下矮，侯玉的龍頭鳳尾鞭已經捲過去，張凱趁勢雙臂一抖，一個黑虎伸腰式，雙掌猛向兩頭蛇焦天惠打去，那個兩頭蛇焦天惠此時一聳身，他首先竄出山神廟，鐵麒麟張凱此時知道遲延不得，生死不過一髮之微，口中招呼着：「侯玉，讓住了自己。」可是鐵麒麟張凱此時雖則雙掌打空，兩頭蛇焦天惠竄出去，張凱雙掌却把焦天惠坐的那塊大石頭抓起，這塊石頭足有一百多斤重，張凱的手底下也真够快，雙臂一振，往外一抖，竟把這塊大石頭隨着焦天惠的身形拋出去，整是追着他的身形往外砸，張凱是跟着這塊石頭，同時往外縱，大石頭拋出去，外面轟的一聲暴響，這塊石頭落在山神廟前的石頭地上，硬碰硬，震得聲音極大，碎石頭飛出多遠去，張凱是隨着這種式子，身形已到了外面。

侯玉的龍頭鳳尾鞭，二次盤旋，把案上那個鐵油燈打飛，果然兩邊牆上的石洞，又

連續打出兩支袖箭，被侯玉的鞭全磕飛，人已經到了山神廟外，此時鐵麒麟張凱一撲出山神廟，從斜對面一左一右，斜撲過兩個人來，一個是一條練子槍，一個是一口喪門劍，那個使喪門劍的劍往下劈，口中却在招呼着：「姓張的，你還想走麼？」這二人一攻上來，全是用十二分的力量，唰唰的一連就是三四招，下手的情形，完全安心把張凱置之死地。

#### 四 荒山惡鬥

這兩人一撲過來，鐵麒麟張凱已然認出，果然全是自己的冤家對頭到了，一個是陰陽臉子喬仁，一個叫活喪門石虎，這兩頭蛇焦天惠，窮凶極惡，無所不爲，多半出自他這兩個敗類助成，這兩個東西，全是出身下五門，陰損壞什麼下流的手段全使出來，可是自己對付他們也不算厲害了，這幾個東西，這些年來，就沒敢在江湖道上，再伸伸手，可是鐵麒麟張凱雖則是赤手空拳，但是他這些年來，是專工掌力，實有獨到的功夫，可是這時那兩頭蛇焦天惠闖出山神廟，兵器到了手中，這個焦天惠實是江湖中最難動的一個惡魔，他一身武功本領，決非一班江湖道所能望其項背，尤其他手中這對兵器，可完全是上三門武林正宗名家的傳授，他使用的是一對點穴鏢，不過張凱可知道他

還沒真個得到內外家打穴的真傳，可是他這對兵器也真够厲害的，當年被他們逃出手去，也完全仗着他一人，破死命的掩護着他兩個拜弟，脫身逃走，此時他也提着點穴鏢往上一撲，今夜他們是安心要張凱的命，決不再講江湖的過節兒，三個人是安心齊下毒手，把張凱摺在這。

可是侯玉此時是跟踪撲出來，他手中這條龍頭鳳尾鞭，也是不饒人的傢伙，他看見了已經有兩個匪徒圍攻鐵麒麟張凱，侯玉對於這班匪徒，一個不認識，他抖鳳尾鞭往外竄，這時兩頭蛇焦天惠正聳身一縱，掄點穴鏢往張凱後腦上砸去，侯玉這條鳳尾鞭本是照着活喪門石虎下手，可是一見這兩頭蛇焦天惠式子疾，跟張凱答話的始終是他，現在他手中的兵器，侯玉認識，是一種極厲害的傢伙，侯玉的龍頭鳳尾鞭已然向下砸，可是見焦天惠竄過來，右臂上用足了力，一坐腕子，竟自把龍頭鳳尾鞭反向右甩回來，用倒打金鐘式，鞭的龍頭正向兩頭蛇焦天惠的胸前點去，現在動手的人，一個好意的沒有，全是久闖江湖的人物，經的多，見的廣，侯玉雖則年歲小，因為他明亮着傢伙進來的，焦天惠是早注意到他，此時他突然用聲東擊西指南打北的手法，這一條鞭遞的神速，被鞭的龍頭點上，就得受重傷。

焦天惠也趕緊的雙臂用力往下一沉，身形微向左一幌，點穴鏢，立即往下一坐，叭

啦一聲，把侯玉的龍頭鳳尾鞭蕩開，兩頭蛇焦天惠雖知道這個小孩子走路不凡，但是他橫行江湖多少年的積匪，手底下更有真本領，他終歸認爲這麼一個後生晚輩，無足輕重，自己先放開些手段，就把他收拾了，可是侯玉跟他相反的打算，他知道今夜，好不容易趕到太子河邊，使女黑龍姑已然分派好了，叫我們爺兩個得趕緊入盛京，要保護住了一班被囚禁人的性命，也好對付那過天星崔秀，可是連太子河全沒過去，突遇這種意外的事情發生，雖則鐵麒麟張凱沒有詳細說過，可是他口頭上已然流露，自己有一班死冤家，尙是不了之局，如今被誘進黑子山，按眼前的情形看來，今夜這場凶殺狠鬥，爺兩個命扔在這裏，那得認命，可是一班被囚禁在盛京的人怎麼辦，侯玉此時也是咬緊了牙，拚着命幹了。

這個小東西，他此時安下這種心，他這條龍頭鳳尾鞭，把招術一撒開，他是決不容兩頭蛇焦天惠再緩氣，這條鞭舞動，上下翻飛，盤旋疾轉，一遞上手，就使出絕招來，要跟這兩頭蛇焦天惠一拚生死，四五招拆過去，這個兩頭蛇焦天惠已經吃驚，這個孩子，這條龍頭鳳尾鞭上，竟會有這麼精純的功夫，他也把雙鐵上的本領盡量施展出來，兩下裏這一搭上手，就是十幾個照面。

他們動着手時，脚下可是時時的移動，變換方向，兩下裏忽進忽退，忽攻忽守，侯



玉的龍頭鳳尾鞭纏，拿，耘，鎖，焦天惠點穴鏢崩，砸，封，閉，他們的身形全是快若飄風，疾如電閃，誰的手底下也不留情，這一動上手，不分勝負，趕情此次兩頭蛇焦天惠安心是報復前仇，他的力量算全用足了，現在這個小小山神廟前，雖則是只有這三個積匪，跟張凱侯玉，先前引路的那個也早退走，這一片山坡前，決看不見一個匪黨，可是趕到侯玉的身形才往東一竄時，用盤龍三捲尾，想誘兩頭蛇焦天惠上當，這一下子可是真險，從東邊的小樹後面，嘶嘶的兩股子暗器風聲同時到，一支瓦面鏢，一塊飛蝗石，全照着侯玉的頭上和腰肋上打到，暗器發得狠毒，仗着侯玉的耳音好，身形輕快，這股子暗器風聲一到，侯玉的身形往地上一撲，龍頭鳳尾鞭隨着身形往東縱，也正好鞭身甩過來，「叭」的一下，把飛蝗石磕飛，瓦面鏢打空，這一來侯玉知道了警戒，四週一定全有人潛伏。

這時焦天惠跟踪撲到，雙鏢往下砸，侯玉的盤龍三捲尾在這裏可用不上了，這種招術，不許遲緩，不許停留，沒有誘招詭招的手法用不上，身形得和鞭身的力量均勻了，身軀借着鞭的力量，鞭隨着身形盤轉的力量，完全是一口氣，這一來，侯玉趕緊的一甩肩頭，斜往東南一縱，這個小子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孩子，他可絕不敢輕視這個兩頭蛇焦天惠，知道這是一個極厲害的人物，張老師那邊一個人對付兩個，又是空手進招，所

以自己認定了就是不能取勝，也得把這個最厲害的東西絆住了，叫他不能脫身，自己雖則不認識他們，可是動手的必全是厲害人物。

侯玉身形往東南一縱，今夜他這條兵器佔了最大的便宜，兵器的尺寸長，舞動開，隨時照顧到自己上下三盤，他身形往下一落，龍頭鳳尾鞭已把身形裹住，兩頭蛇焦天惠口中喊聲：「你往那裏走？」他往這邊竄，侯玉身形雖則縱出來，可不是逃，他猛然龍頭鳳尾鞭第三次旋轉下，右臂上用力一抖，已經一個烏龍出洞式，這條鞭抖得筆直，身形也隨着鞭往前縱，反迎回來，焦天惠那麼久經大敵的人物，他就沒想到侯玉竟會用這種招術，反撲回來，這就仗着他一身武功本領不弱，身形往前縱，鞭的龍頭整找他的面門。

焦天惠脚下沒落實，趕緊的往右一甩頭，雙劍向左一揮，叭的一聲，把龍頭鞭碰出去，他的身形向右竄出來，可是侯玉一個黃龍倒轉身，翻身從左向右轉，這條龍頭鳳尾鞭又反用過來，向焦天惠攔腰捲來，這個焦天惠正是斜探着身軀，鳳尾鞭遞得快，他現在已經知道這個小伙子是個很厲害的能手，他的雙劍，就不敢往鳳尾鞭的鞭身當中下傢伙了，趕緊的一提丹田氣，左肩頭猛一甩，左腳單足點地，往左盤旋，雙劍用足了力，往外猛一震，叭啦一聲，把鳳尾鞭的前半截震出去，他可跟着雙臂向前一抖，右腳一

踹，身軀往前一竄，雙鐮已經照着侯玉的胸前戳過來，侯玉的鞭被震出去，身形隨着從右往回三轉，焦天惠雙鐮跟的疾，已經點到侯玉的胸前，他這種兵器，只要欺進身來就不容易走開。

侯玉在情勢危急下，雙足一登，身軀向後一仰，倒竄出去，可是這時靠東面樹林中，叭的又是一袖箭打出來，侯玉是倒竄過來，脚下不得力，並且這個焦天惠式子跟的也疾，他竟自在雙鐮戳空之下，口中喊聲：「你還往那走？」肩頭一幌，已經二次獠身而進，雙鐮一舉往下就砸，這次侯玉幾乎被那支袖箭所傷，那支箭正從頭皮上擦過去，焦天惠身形更跟得緊，雙鐮又砸下來，侯玉斜着往西南一縱身，爲是避開東邊樹林內潛伏的匪黨，可是趕到身形又往西南這一縱，靠南邊也正是他們的來路，這裏是一段一段的高坡。

侯玉身形一落下來，焦天惠的雙鐮到，侯玉此時緩過式來，容他雙鐮已經落下來，猛然向左一個翻身，自己身形往西撤出去，這條龍頭鳳尾鞭，已經力量抖足了，鞭身整個的向他雙鐮上砸下來，任憑焦天惠手底下多麼快，他也撤不回去，叭啦的鳳尾鞭正砸在他雙鐮上，雙鐮被砸的往山坡石頭上一落，焦天惠雖則不致於兵器出手，可是他也够吃虧的，虎口發熱，這時萬想不到在眼前往南高坡下面，竟有人喊聲「打！」這個打字

賊出，先是一石塊，向侯玉的後腦上砸來，侯玉幸爾是左脚向北一撤，正好是轉身，微往下一矮身，石頭塊從頭頂上過去，可是跟着這石頭後面還有暗器，兩點寒星齊向侯玉身上打來，這兩支鏢發得勁疾。

可是侯玉這時龍頭鳳尾鞭往起一抖，這兩支鏢被磕飛了一支打空了一支，這一下子侯玉可看出來，賴着賊子們竟自這麼陰損暗算，好賊崽子們，也得叫你們認識認識小爺爺的厲害，他現在竟自變了主意，身形二次往南一縱，把丹田氣一提，那個兩頭蛇焦天惠，他也真動了肝火，認爲這麼一個不知來歷的後生晚輩，憑自己在江湖上這點威名，真要是收拾不了他，那可殺死跟頭了，他也是跟踪往前撲，這一來，焦天惠對侯玉是安心下毒手，拿定了主意，不砸死侯玉，也得叫他帶重傷，這對點穴鏢，也是把招術撤開，裹住身軀，往箭猛攻。

可是侯玉這時竟變了主意，他不真個的和他拚了，掌中的龍頭鳳尾鞭盤旋飛舞之下，焦天惠一撲過來，他猛一甩肩頭，身形又退出丈餘遠，現在不用問，已經知道，圍着這山神廟的四週，全有匪黨潛伏，現在離着山神廟已遠，可是離着南邊的這段山坡跟東邊的這片樹林子差不多，只隔着三四丈，兩頭蛇焦天惠這一下撲空，他二次揉身進攻之下，侯玉這條鞭，一個狂風掃落葉式，隨着身形反往回一撲，鳳尾鞭是猛往焦天惠的

雙腿一捲，焦天惠也真個是難惹的傢伙，他往前追撲，侯玉的鞭恰正到，這種式子任何人也得縱身往左右避，可是這個兩頭蛇焦天惠，他就仗着一身武功本領，實有獨到的功夫，在這種情勢下，鳳尾鞭捲到，他不往後，不往左右退避，脚下才一沾地，雙臂借着點穴鏢之力，往起一抖，身形竟自飛縱起來，反向侯玉身上落，好厲害的身形手法，這一下換在功夫稍弱身形稍慢的，非躺下不可。

可是侯玉這條鳳尾鞭從右往左捲，他就提防着這種勁敵必定避的開，所以他鳳尾鞭回過來時，身形隨着向右轉。他原本就沒指望着這一下準能招呼上，這就是侯玉時時不敢忘鐵扇子侯天化的告誡，遇上了真得動手的時候，對付任何人，不准存絲毫輕視之心，必勝之念，那是最容易要自己的命，鞭是唰啦的捲到，焦天惠雙臂向上一抖，身形已經拔起來，可是侯玉上半身也轉過來，他這種式子是俯着身軀，他順勢左腳底下用力一踹，嗖的已經竄出六七尺來，龍頭鳳尾鞭往起一掄，從自己頭頂上，往後一個盤旋，這一來，兩頭蛇焦天惠雙鏢二次砸空，鳳尾鞭鞭頭甩過來，他微往後一仰身，鞭頭掃空，向身右側轉去，可是侯玉這次容得身形轉過來，鞭也帶過來，他猛然右臂用足了力，猛的向自己身右身後這一帶甩回，把這條龍頭鳳尾鞭往右轉的式子硬帶回來，身形是黃龍倒轉身，鳳尾鞭是烏龍倒捲尾，這一招兩頭蛇焦天惠把全身往山坡上一撲，雙鏢

也隨着式子砸在山石上，就這樣，龍頭鳳尾鞭下，一尺多的鞭身，正掃在他頭頂上，雖則沒砸傷他，把他的頭髮全帶折了許多。

這時因為侯玉又欺近了東邊的這片樹林，跟着那邊嘎叭嘎叭，一連兩支袖箭，又向他身上招呼來，可是侯玉已有提防，不會吃這種虧了，他這麼往這邊退，更是有用意，兩頭蛇焦天惠險些被他鳳尾鞭砸傷，那麼久闖江湖的人物，也驚得一身冷汗，趕到彎身再追趕侯玉時，侯玉得了手，這一帶山坡上，不知是什麼原故，到處竟是碎石，侯玉身形一縱出去，他這條鞭可不閑着了，兩支袖箭避過去，他先給兩頭蛇焦天惠來了一下子，這條龍頭鳳尾鞭用足了力，順着山坡擦着地面，唰啦的就是一下子，這條鞭用足了力，大的石塊是帶不起來，拳頭大的和小碎石，隨着鞭身捲起，唰啦的一片暴响下，碎石向焦天惠的身上打來。

侯玉這一招是真損真壞，他手底下是決不停留，仍然是隨着身形疾轉，唰啦唰啦一片暴响，他一連就是三下，鳳尾鞭捲着一片碎石，完全向東邊那片小樹後捲去，這種法子，比什麼全厲害，他這條鞭的力量大，帶起來的石塊全是有稜角的東西，第二鞭捲出在樹後邊已經出了聲，同時就有兩個匪徒倒竄出去，兩頭蛇焦天惠，此時氣得可真有些眼紅了，一個潑風八打式，掌中這對點穴鏢，上下舞動，撲打碎石，仍然追了過來，侯

玉現在見這個法子用得非常得手，把樹後的潛伏匪黨全逼迫得現出身來，他立刻斜往東南角退下來。

焦天惠追他，他決不肯正式的和他動手了，他這條傢伙，算要了焦天惠的命，焦天惠的點穴斲尺寸短，身形不敢欺近了，遞不進傢伙來，可是侯玉現在完全用滑戰，他只是東竄一下，西躲一下，手底下的鳳尾鞭可是不放鬆，叫他得了手，就把亂石捲起，弄得這一帶利那間土石紛飛，湧起一片烟霧，這一來，鐵麒麟張凱可得了極大的幫助了。

對付張凱的是焦天惠的兩個拜弟，一個是陰陽臉子喬仁，一個是活喪門石虎，這二人手底下的功夫可不弱，但是比起焦天惠來，可差的多，並且當初在陝甘路上，全吃過張凱的虧，今夜就是預備的力量足，並且發現張凱踪跡之後，弟兄們報告的清楚。他身邊決沒有別人，現在平空多了這麼一個侯玉，一動上手更是這麼厲害，竟把兩頭蛇焦天惠纏住，這是出乎他們計算之外。

鐵麒麟張凱，更認為今夜是他生死關頭，想逃出黑子山，不把這西北三凶萬惡的匪徒們除掉了，就沒有自己的活路，侯玉這一把焦天惠絆住了，張凱竟自展開手脚，把個人雙掌上的功夫，也盡量施展出來，用七十二式短打，空手對付這條練子槍和喪門劍。陰陽臉子喬仁，活喪門石虎，全是手底下放開了全身的本領，拚命進攻，練子槍喪門劍

連環進擊，可是鐵麒麟張凱此時把這身小巧的功夫，運用起來，他是有多大力量，往外施展多大力量，接，打，騰，封，踢，彈，掃，掛，挨，帶，擠，靠，縮，小，綿，軟，巧，攻，守，進，退，虛實莫測，身形真是快若飄風，翩若驚鴻，見招拆招，借式打式，手底下的功夫，和腳底下的靈活巧快，行東就西，倏起倏落，圍着這兩個人一軟一硬的兩件兵刃，身形亂轉，俟虛搗隙的下手，在一動手之下，就是十幾個照面，張凱在先勦動上手時，還擔心着侯玉，自己是很想把眼前對手的匪徒換出一個去，那個兩頭蛇焦天惠，自己尚可以和他一拚生死，可是這種情形下，是由不得張凱。匪黨們也是拚死下毒手，雙方全是沒有緩氣的工夫。

兩頭蛇焦天惠往上一撲，已經被侯玉擋回去，他們已經纏戰在一處，可是侯玉龍頭鳳尾鞭，舞動開，帶得忽忽風響，張凱眼角中已然看出侯玉這條龍頭鳳尾鞭很有威力，自己把牙關一咬，也顧不得他了，手底下把力量也用足，身形越發的快，這時又是十幾招過去，那邊山石一片暴響，兩頭蛇焦天惠不住的怪叫着往上撲，鐵麒麟固然沒有力量照顧到別人，眼神是絲毫不敢分用，可是耳朵裏聽得清楚，焦天惠這種喊聲，分明是他自身不利，帶着暴怒的情形喊出。



## 五 險徑奇襲

張凱知道這到了爭生死的剎那了，這種情形下，他必下毒手了，一老一小必有一個毀的，張凱此時手底下也用了險招，此時活喪門石虎這口喪門劍，正是斜肩帶臂，向張凱的左肩頭劈下來，那個陰陽臉子喬仁，他那條練子槍却是往下盤招呼，可是張凱突然暴喊聲：「好賊崽子！」劍劈到，練子槍可也到了，他的身形猛然往地上斜着一撲，劍是完全從自己的右耳旁右肩頭上嗖的一下砍過去，張凱隨着身形往下撲之式，右腿猛往外一探，脚面用力的一崩，力氣已經完全灌在這條右腿上，練子槍完全是照着雙腿上纏打，可是鐵麒麟張凱這一伸右腿往上迎，嘩嘍一聲，練子槍前半截，竟自向張凱的腿腕子上捲個正着，陰陽臉子喬仁自以為得手，張凱是抬起腿來接練子槍。

在這種動手比較功夫的強弱，就在乎各人的火候深淺，武術家功夫練到了完全得懂力懂勁，腿一抬起來，練子槍捲上是另一種力，腿骨不會受傷，並且能用氣功護住了皮肉，嘩嘍的一捲上，這種動作全是同時，活喪門的喪門劍砍空，劍往下落，這時鐵麒麟張凱右腿腕和練子槍完全擄住，可是張凱一個大鵬展翅式，這種力量灌足了，這是上中下三盤之力，同時運用，錯非是武功火候純青，這麼施展，制服不了別人，自己可就得

準死，這就叫拚死中求活，敗中取勝，身軀是向左斜探着，右腳是懸着，活喪門石虎，也是該着他倒霉，他這一劍劈的力量也大點，身軀隨着劍往前一幌，這時鐵麒麟張凱右腿猛然向回一用力，用腿腕子和他練子槍較力，手底下可沒鬧着，這一個大鵬展翅式，往外一揮，借着活喪門石虎身形往前幌，他自己的力量，這一掌一沾上，他身形往前一撞，那個陰陽臉子喬仁，也是用力一帶練子槍，想把張凱摔出去，兩下的力量用足了，這個活喪門石虎是整個的身軀往前撞，練子槍是繃足了力，正往他雙腿上一橫，這一下子，他身軀往前摔出去，整個的臉，完全順着山坡的亂石，擦着竄過去，一聲鬼號，在山坡上翻轉，這時，鐵麒麟張凱右腳猛然往回用力的一抽，叭的往山石上一蹀，這隻右腳已着了地。

陰陽臉子喬仁，他始終不想撒手這條練子槍，這一來，張凱這種力量灌在下盤，右腳猛往地上一蹀時，左腳已然橫着向前一搶步，這是一個整個的橫身，「彎弓射虎」式，左掌打出去，這種橫身抖掌之力，陰陽臉子喬仁，再想躲全來不及了，練子槍沒撒手，可也救了他當時的活命，鐵麒麟張凱在這種情勢下，手底下是決不留情，這一掌本是奔他中府穴打出去，只要打準了，就沒有他的活命，可是他是練子槍沒撒手，身形被帶得往前一橫，張凱的這一掌完全打在他這條右臂上，噍喳一聲，臂骨已折，練子槍

也撒了手，身軀隨着這種掌力，往左倒出去，也是像鬼號似的，叫出聲來。

張凱此時右脚往起一抬，練子槍的後半截往起一甩，已經接在手中，纏在腿腕子的已經褪下來，這條練子槍可不再撒手，兩個人全受傷倒在地下，從山神廟那邊一連的嗖嗖竄過三四條黑影，往這邊撲，張凱咬着牙喊了聲：「好賊崽子們，老子叫你們認識認識吧！」身形往起一聳，一個鶴子鑽天式，拔起來，往北一落，練子槍在自己的面前掄起，上下翻轉，身隨練子槍往前進，迎頭的暗器，被打的叮咚亂響，全給磕飛了。

此時一個瘦小枯乾的匪徒身形比較着快，手中提着一把七星尖子，猿身而進，七星尖子照着張凱的胸前猛戳過來，張凱上半身微往右一幌，七星尖子順着左肋旁扎空，張凱此時右手已經抄住練子槍的槍頭，真微往左一幌，噹的一聲，把這口七星尖子磕出去，可是身形隨着從左往後轉，左手已然撒開，口中暴喊着：「接傢伙。」唰啦的練子槍正向這個匪徒肩頭上橫捲過來，這個匪徒順勢往右一擰身，往外竄，可是鐵麒麟張凱一個橫身登脚，撲的一下，這一下整把這個匪徒踹出六七尺遠，滾在一片碎石上，跟着一個匪徒掄着一對鐵拐猛虎撲食，身形縱過來，雙拐齊下，向張凱就砸。

張凱是斜着身軀，脚往後探着，這對鐵拐帶着風聲砸下來，張凱的右脚往回一縮，斜着往左一探，全身向左閃出去，手中的練子槍甩起來，嘩嘮一聲，正捲在他的雙拐

上，雙拐往下砸的式子猛，往下一沉，張凱左臂用力往回一帶，左掌向外一伸，這一掌已經戳在他右肋上，這個匪徒吭了一聲，雙拐出了手，身軀向左竄出去，肋骨戳傷，立時倒地，張凱順勢，右手用足了力，猛往後甩，這一對鐵拐完全從練子槍上硬甩出去，後面兩個匪徒往上撲，靠頭裏一個險些被鐵拐砸死。

張凱已經連傷了四個匪徒，不敢再戀戰遲延，恐怕侯玉有失閃，腳底下用足了力，嗖嗖的一連幾個縱身，直往南撲過來，此時正是侯玉用這種滑戰的手法對付焦天惠，龍頭鳳尾鞭，一鞭跟一鞭的捲着碎石，一邊對付焦天惠，得了手，就往四週匪黨潛伏之處用石塊和土沙，他這種法子還是真用上了，只這麼一個年歲極小的後生晚輩，竟把這山坡一帶攪得烏烟障氣，兩頭蛇焦天惠雖則安心要把侯玉置之死地，但是叫他得不了手，侯玉這種巧快的身形，東竄一下，西竄一下，他得了工夫，眼光也是往這邊看這位張老師怎麼樣。

焦天惠此時耳中也聽到山神廟附近一帶的呼號慘叫，他知道自己人可失利了，這個老賊簡直要氣炸了肺，他暴喊了聲，竟罵出了口：「小雜種，老子和你併骨了！」他是實在氣極了，不顧一切的非把侯玉立斃在點穴鏢下才出氣，他把手中這對點穴鏢一緊，竟用撥風八打的招術，護住了自己身軀，猛往上撲過來，這次他是決不容侯玉再緩氣，

這次他身形撲過來，侯玉再想像先前那麼縱躍閃避，這個兩頭蛇焦天惠是決不容許，掌中這對點穴鏢如疾風暴雨一般，隨着身形往前進。

侯玉這一撒不開身，不遞招是不行了，兩頭蛇焦天惠，這對點穴鏢，也是安心下死手，雙鏢砸下來，更是連環進招，不容侯玉緩手，這時侯玉可也吃了虧，他的雙鏢一落下來，泰山壓頂，照着侯玉的頭頂肩頭砸下來，侯玉身形斜往右幌，鳳尾鞭是斜往右向上抖，撒不開身，就得對付他要把鞭從右甩起來，向左落，用鞭身甩他的雙鏢，可是這個兩頭蛇焦天惠，他此時焉肯再容侯玉的招術變化過來，侯玉這條鳳尾鞭，運用的不是不快，唰啦的從右甩起，向下捲，自己的身形是向右探，可是這個焦天惠在雙鏢往下落，他猛然左肩頭反往下一沉，右肩頭反往上一仰，這種式子好像斜翻身，可是他這時雙鏢猝然分開，左手的點穴鏢摘星換斗，他是容心把這支點穴鏢交給侯玉，唰啦的鳳尾鞭鞭頭的前半截，完全跟點穴鏢捲在一處。

焦天惠用這種招術，他的力量也灌足了，左臂猛然往起一舉，右手的點穴鏢，在他一個金鵬展翅式，已經從自己的右肋下往外一抖，侯玉這條小命簡直是非送在他點穴鏢下不可了，躲不開，點穴鏢是正往他的小腹上戳來，這一下子可把侯玉吓着了，並且往外遞招如電光石火一般的，就是一眨眼之間，點穴鏢往外一探，這個侯玉也真出了聲，

「呀」的一聲，就這樣，他這條左腿猛然用足了力量，向自己的身後一甩，整個的翻身，他在翻身之下，並且左手往自己的右腕子上一搭，一翻個兒，可是仰面朝天，這種地方，這種招術也就是侯玉能使用，連張凱若是用這種招術，白送命，身軀重，只要力量把龍頭鳳尾鞭奪的往這邊幌，就算完。

侯玉甩腿翻身，握右腕，三種動作是同時，手底下力量可用足了，他趕到左手抓住右腕，身軀已經擰過去，「嘿」的一聲，這小子他竟借着往回奪鳳尾鞭之力，身軀反縱起，整個的竄起來，鳳尾鞭還是仍舊握着，這一下焦天惠右手的點穴鏹沒打着他，左手點穴鏹因為用力往外崩，不叫鳳尾鞭褪下來，侯玉這種一拉一放，身軀竄起，他是整個的臉向着北，左臂向後探，鳳尾鞭的力量沒有了，焦天惠身形反向後一閃，幾乎栽倒，侯玉這種瘦小的身軀，一竄起來，就是五六尺高，「嘖」的一下，一脚踹在焦天惠的左肩頭，他的身形竟自飛行出去，焦天惠，自己的身形本就是往後一幌，再加上侯玉這一脚他力用的斜着往南一竄，身軀算是沒倒下去。

此時鐵麒麟張凱恰好已經從北邊飛撲過來，見侯玉此時已聳身往北撲，張凱忙的嗚叱聲：「侯玉我們退！」現在張凱是絕不想貪功冒險，竟自在這裏跟這般賊黨們拚下去了，因為自己知道附迎一帶匪黨太多，自己現在還沒脫離危險，所以阻止侯玉要立時離

開山神廟附近，侯玉見張凱已然退下來，自己趕緊擰身一縱，隨着張凱的身後往南面竄過來。

可是兩頭蛇焦天惠，那肯這麼認頭，他暴喊一聲把他手中的一對點穴鏢一掄，口中在喊着：「張凱！你想逃走！老子却由不得你，這就是你們葬身之地。」他喊聲中已經撲過來，此時在南邊山坡一帶，散佈開的匪黨可動了手，鏢箭齊發，向張凱，侯玉身上招呼，並且四下的胡哨聲也响起，張凱此時手中仗着多了一條奪來的練子槍，他往前面山坡前一落時，迎頭三四件暗器同時打到，張凱把這條練子槍盤旋舞動，把暗器磕飛，侯玉在張凱的身後，相隔不遠，他却高喊聲：「張老師我給你開路！」可是這時張凱也走不開，兩頭蛇焦天惠已經跟踪趕到，他手中的這對點穴鏢，往外一抖，向鐵麒麟張凱的背上，猛戳過來，張凱身軀向左一閃，一個鶴子翻身，手中的練子槍往上一甩，向他雙鏢上便纏。

可是兩頭蛇焦天惠往回一撒招，身軀盤旋着由左往後一轉身，雙鏢橫着向張凱左肋上砸來，張凱順着這片山坡的斜坡，往西一閃身，一個「跨虎登山」式，身軀斜着向西一倒，焦天惠的雙鏢遞出來，已經打空了，可是鐵麒麟張凱的練子槍往外一抖，反順着他，雙鏢下甩出來，練子槍的槍頭往焦天惠的小腹上就砸，焦天惠順勢的把雙鏢一錯，

成了十字形。往下一沉，把張凱的練子槍得擋住，可是焦天惠，一個白鶴亮翅式，左手的點穴鏢，竟向鐵麒麟張凱的胸前猛打來，張凱這時原本就是斜探着身軀，他右腳往回一提，左腳尖上用足了力，全身向左一擰，身形已經向北翻轉，這條練子槍喇啦一下，盤旋着橫捲過來，照着兩頭蛇焦天惠左太陽砸來。

焦天惠趕忙把左手的點穴鏢往上一翻，一個推窗望月式他用點穴鏢接這條練子槍，可是鐵麒麟張凱此時要仗着這條練子槍脫身，他一振腕子，把練子槍已經帶回，可是焦天惠此時他安心跟張凱拼生死，這對點穴鏢如疾風暴雨般向張凱進攻，鐵麒麟張凱把練子槍的招術也施展開，就在這山坡前跟焦天惠作殊死之鬥，此時侯玉他已經越過這段山坡，但是眼前散佈的匪黨們，最奇怪的是不肯現身堵截，只用石塊暗器，阻擋侯玉往前衝，他們可是各自往後退，把身形隱去。

可是侯玉仍然用先前那個方法，他用這條龍頭鳳尾鞭把地上碎石塊土沙捲起來往外打，可是匪黨們依然盡力往後撤，前面是一片較矮的山坡，侯玉的龍頭鳳尾鞭只能夠在前面那片高地上用，這一帶沒有正式的道路，並且高低不平，到處有一座座的石堆，阻礙着手腳，這一來他這條鳳尾鞭不能像先前捲着地上的大片石塊土沙，來攻擊匪黨，自己可就反遭到他的襲擊了，這一帶因為地勢矮，尤其是黑暗，所以侯玉現在的形勢十分



不利，他掄着這條龍頭鳳尾鞭，從一座塵亂石堆上，縱身竄過去，追趕潛伏在附近的匪黨，可是他始終是一個人沒追趕到，自己反一連兩次險些被袖箭石塊打傷，此時在高坡上面的張凱焦天惠已經到了分生死的一剎那。

這個兩頭蛇焦天惠今夜他是費了極大的苦心，佈置下這個局面，把張凱誘進黑子山來，他想今夜無論如何總可以把張凱置之死地。報復了十幾年不解之仇，那知道完全要毀在那個小孩子的手內，一下手若是沒有他，任憑張凱本領大，他也得落個雙拳難敵四手，好漢架不住人多，想不到被這個侯玉這一擾亂，竟又要弄個一敗塗地。此時他手底下這對點穴鏢，力量也全用足了，招術也全用盡了，可是跟張凱比較起來，不過是八兩半斤，分不到上下來，自己想想勝沒有指望了，可是鐵麒麟張凱此時也惦着侯玉，無論如何不能喊他落了單，自己就想要撤身，可是焦天惠這對點穴鏢絲毫不留緩息的功夫，進攻過來，張凱是暗暗地咬牙，把這條練子槍用力舞動，也要和他分個最後的生死，此時焦天惠的點穴鏢，一連就是三招，往張凱的身上進攻，他這次也是安心下毒手，往張凱兩肩頭下猛的一戳，他是全身的力量往前撞，張凱這條練子槍已經雙手握住，橫架金樑式，往他雙鏢上一崩，這個焦天惠，他是安心拚死，身形絕不往後撤，雙鏢被張凱的練子槍往上一崩，可是他猝然往後一撤雙臂，把點穴鏢往他兩肋上一點猛然

向裏合，雙鏢向張凱的兩肋上砸來，張凱因為用練子槍橫量他的雙鏢雙臂已經揚上去，胸前和兩肋全露了空，焦天惠這一招只要被打上，張凱是准死，所以此時想躲開這種招術，是來不及了，可是張凱在情急之下，安然把自己的練子槍撒了手，雙臂往下一沉，順着自己的胸前，猛然向左右一分，往他的雙鏢上橫震出去，這就仗着鐵麒麟張凱內外功兼修，並且他是慣用掌力的人，這一下把焦天惠的雙鏢竟自擋開，張凱趁勢右脚往前一滑，向焦天惠的面前探進半步來，焦天惠這一招沒用上，兩下的身形欺得太近了，他一甩肩頭，斜着往外竄，可是張凱此時焉肯再叫他走開，左脚往起一提，上半身順勢向右一幌，左掌向外一抖，反着手掌一個「玄鳥劃沙」式，手臂竟打在兩頭蛇焦天惠的左肩頭上，仗着他的身形是往外竄，張凱這一掌打上，算是沒打實了，他這條左臂保住了，不然非得落個骨斷筋折，就這樣地的身軀斜着向南竄出去，這片高坡上也是到處是碎石，焦天惠身軀踉蹌撞去六七步，點穴鏢戳在了石頭上，常起一溜火星，他的身軀算是沒倒下去，張凱這一掌徼倖成功，可是四週的匪黨焉能就叫他走脫了，他們可依然不肯現身動手，這是他們預定的計劃在暗中下毒手的襲擊，因為他們全知道鐵麒麟張凱的厲害，只有這麼下手攻擊，他們是始終是佔着優勢，張凱在一俯身躲避他的暗器下，他可趁勢把練子槍抓在手中，張凱這二十年來，行道江湖，他始終是利用一雙鐵掌，以三十

六路擒拿，七十二路短打，成名武林，連他那鐵麒麟鏢全沒使用過多少次，今夜奪了這條練子槍，他始終不肯捨掉，就因為今夜情形不同，自己遇到這種冤家對頭，匪黨究竟有多少人，知道的不清楚，他們散佈在黑子山，自己走一步有一步的危險，所以不能不利用這條練子槍，對付這種強敵了，練子槍將將地抓到手中，可是突聽得山坡下侯玉那裏唳啣了聲，跟着高聲喊罵：「賊崽子們不敢跟小爺爺正式動手，小爺爺跟你拼了！」鐵麒麟一聽侯玉的喊，聲不由得大驚，這種情形分明是他被暗器打傷，張凱抓起這條練子槍來，從自己頭頂上盤旋舞動，身形往山坡下飛竄，口中更招呼着：「侯玉你在那裏！」

## 六 三凶鍛羽

張凱此時被侯玉的喊聲這一擾亂，可有些顧此失彼了，他只顧身形往南竄，那知道兩頭蛇焦天惠被打出去後，已經把暗器發出，一抖手就是兩隻喪門釘，同時打出來，他這種暗器打出來勁疾異常，張凱是背着身軀，幸而眼前這片山坡，是往下矮下去，張凱是往下縱身，就這樣，一隻喪門釘，從腦後斜打過去，那一隻穿着張凱的左肩頭，連衣服全打穿了，皮肉全割傷。

張凱往山坡上一落趕緊一矮身，眼中已經看到侯玉沒受什麼重傷，此時身軀微往左一斜，已經看到兩頭蛇焦天惠，身形已經往前縱，往山坡這邊撲了過來，張凱可就看出他一對點穴鏢完全交到左手，就知道他有暗器發出，張凱此時故意的把身軀一挺，在山坡邊是探着半邊身子，果然這次兩頭蛇焦天惠他一抖手，二次又是兩隻喪門釘同時打出，張凱容得這兩隻喪門釘已經打到，他把肩頭猛往後一甩，口中喊了聲「唉喲」身軀更往山坡邊一倒，這種情形分明是被喪門釘打中，受傷倒地，那個兩頭蛇焦天惠，他身形往這邊撲，點穴鏢又分到右手中，口中還在喊着：「老鬼你也有今日！老子報仇了！」身形縱起往山坡邊一落，這時點穴鏢是用足了力，照着張凱斜倒的身軀砸下來，張凱是安心收拾他，身軀猛然往左一翻，吧啦的一聲暴響，焦天惠的雙腳完全砸在石頭坡的邊上，張凱巧快的身形，已經躍起，此時這條練子槍也用足了力，一個狂風掃落葉式，順着山坡往裏一捲，盤纏在焦天惠左腿腕子上，張凱口中也喊着：「老賊你躺下吧！」張凱用力的一振腕子，這個兩頭蛇焦天惠猝不及防，上下身軀向後一倒，可是這一個老賊究竟是厲害人物，身形一幌，他左手的點穴鏢竟自用力的向外一甩，張凱趕緊一低頭，可是他右腿一抖，已經把練子槍甩開，身形縱出去，這次他身形不停，嗖嗖地一連幾個縱身，順着山坡上面向南逃去。

現在鐵麒麟張凱雖則看出他沒受什麼重傷，可是自己不敢貪功冒險，再追了下去，這一帶的形勢，與自己爺兩個太不利，下了這段高坡，沒有什麼平坦之路，前面更是一片狹窄的山道，這種地方，最容易遭到匪黨的襲擊，何況侯玉他先前的喊叫，分明是已經帶傷，自己無論如何也得照顧他，張凱趕緊的一聳身，飛縱過來，向侯玉招呼着道：「趕緊隨着我身後退。」

侯玉此時左臂上可帶了傷，仗着年歲輕，氣血足，雖則臂上已經流出許多血來，可是他依然的龍頭鳳尾鞭舞動，向匪徒們隱蔽之處猛撲，不過眼前這片地勢，匪黨們是早先安排好了的地方，侯玉空用鳳尾鞭連砸了幾處，始終一個匪人的面見不到，可是冷箭石塊，還是連續不斷的向他身上招呼，仗着鳳尾鞭的尺寸長，盤旋舞動，能够照顧到上下左右，在鐵麒麟張凱二次對付兩頭蛇焦天惠的時候，他算是沒再遭到匪黨的暗器打上，此時他正翻身往這邊撲，鐵麒麟張凱已經撤下來。

侯玉一見張老師安然無恙，他精神一振，隨在張凱的身後丈餘遠，一直的順着這片山坡斜往東南，明知道來路那段山路必有阻擋，但是因為這一帶，爺兩個全是道路不熟，只有仍撲奔原路往回下退，鐵麒麟張凱手中這條練子槍，唰唰的盤旋疾轉，身形倏起倏落，一連五六個縱身已經到了東南角這裏，前面可就是那條很狹的山道了，眼前的

地勢方向，是折轉來往東走，這時鐵麒麟張凱聽到，偏着南邊一片黑沉沉的山坡上面，吱吱的一聲跟一聲的胡哨響起，這種胡哨的聲音，尖銳刺耳，鐵麒麟張凱向身後的侯玉招呼了聲：「玉兒，你可要留神，我照顧不到你。」

張凱此時把一身輕身術的功夫盡量施展出來，腳下一點，騰身而起，已經竄進這條狹山道的道口內，侯玉聽到張凱的招呼，是跟踪而進，比較先前離得近了，爺兩個兩條軟兵刃，各自盤旋舞動，彼此照顧着，只要兩條兵刃互相碰不上，這樣相繼的闖進這條狹山道內，也就是剛越過三四丈來，這種地方好難走路，山道是坎坷不平，荒草遍地，突然在山坡上面吱的一聲，很長的胡哨聲音響起後，靠南邊也就是兩三丈高的地方，突然嘩啦一聲，三四塊斗大的石塊，同時往下砸來，跟着往北邊一片高崗子上，閃起一片火光，頭塊子砸在這段狹山道內，震得聲若沉雷，碎石飛濺，可是石塊下來的地方，離着張凱還有兩丈多遠，張凱手中的練子槍盤旋舞動之下，自己剛要往前猛衝時，可是這時北邊的高崗子上突然從上面連續的拋下已經燃着了的火把，往這狹山道內一落。

這一下子可毀了，這種地方，就仗着黑暗能够冒險，往前衝過去。可是這時燃燒的火把一拋下來，張凱和侯玉爺兩個的身形無法掩蔽，就在這時，北邊高崗也連續胡哨響起，跟着石塊像雨點一般，叭啦叭啦的砸下來，完全把這爺兩個的出路阻斷，雖說是爺

兩個全有兵器，可是從高處砸下來的石頭，慢說這種軟兵刃，就是重兵刃也不能硬接硬架，張凱看眼前這種形勢，認爲這可全仗着冒險一拚，時機是稍縱即逝，容他把這條狹山道的出口阻擋住，爺兩個非毀在他們手內不可，張凱此時突然暴喊了聲：「賊子們，這點陣勢，就要阻擋張凱的去路麼？」他可是明知道兩頭蛇焦天惠往高崗子上逃去，他是奔了東南，此時張凱猛然一聳身，往回下倒竄過兩丈左右，把手中的練子槍舞動，嗖的一連兩個縱身，順着南邊這面壁立的山坡往上縱，身形是左右移動，侯玉隨着他的身後，也往上撲。

這種地方雖則沒有採樵的小道，可是兩邊全有凸出的亂石，以張凱這身輕身術跟侯玉輕靈巧快的身軀，眨眼間竟自闖上兩三丈，可是情形極險，上面的石頭和鏢箭，連續往下打來，張凱此時突然從山壁半腰一翻身，一個飛鳥投林式雙足一踹山壁反身竄向北邊的高崗，口中更招呼着：「玉兒，」張凱此時可顧不得侯玉是否跟踪竄過來，張凱這一猝然變了方向，往高崗這邊一落，雖着上面也只有丈餘，上面有人在暴喊着：「打，」可是張凱身形已經順着高崗子半腰斜往再一縱身，已經竄出七八尺，再一縱身，已經撲上崗頭，迎頭是一鏢一支袖箭，全從偏着東邊，一片大石堆後向張凱的左肩頭左肋打

到。

張凱身形斜往高崗的邊上一倒，鏢箭全打在石頭上，火星四濺，張凱一擰身，二次往上一竄，迎頭竄過一名匪黨，手中一口翹尖刀，向張凱的肚腹上猛戮過來，同時偏着西北角，也有一名匪黨在用大石塊向張凱的身上猛砸，張凱手中的練子槍，向自己的身左側一甩，身軀是向右一沉，西北這邊打過來的石塊往頭頂上過去，練子槍嘩啦一聲，已經和翹尖刀捲在一處，這個匪徒他猛然右臂向外一抖，用力一繃練子槍，一個橫身蹀子脚，左腳兜着張凱的胸口下踹來。

此時那個用石塊砸張凱的，也從西北那邊撲過來，張凱此時因為自己身形已到了崗頭，前面一段道路記得清楚，猛然把手中練子槍往外一抖撒了手，這一下子，這個匪徒吃了大苦子，他的右臂是用足了力，張凱猝然一撒手，他的左腳踹上來，又是單足着地，這一子，張凱嘆的一把，已把他左腿腕子抄住，左臂上一用力，身形更借勢的向後一閃，力量已經灌足了，往後一帶，這個匪徒被甩出去，從崗頭西北撲過來的一名匪黨，一口鬼頭刀，帶着風聲，掄起來往下剝，這一來算照顧了他自己，噉啞一聲，剝了個正着，就在同時張凱一斜身之下，那個侯玉他因為突然發現張凱轉變方向，反撲上北面高崗，山道是很狹，兩邊的距離，上面最高處也不到一丈，這種地方，侯玉也是照樣的能施展，他知道張凱用聲東擊西，他跟着擰身，也反竄過來，不過可比較着張凱是



慢着一步了，張凱已然得手之下，把匪徒抖出去，被他同黨剝在崗頭的一剎那間，也正是侯玉往上一聳身，不過是腳剛踩到這片崗頭的邊上，此時竟自從對面有人打出暗器，是正照着侯玉的後心下手。

侯玉身形縱起，致命處是躲過了，但是這支喪門釘，却正穿着他左腿肚子旁打過來，這種地方可要了命，他原本脚下就沒找實，更是左脚先往高崗的邊上落，腿肚子上，一傷一疼，往上縱的力量一卸，侯玉哎喲了聲，身形往下倒栽，幸爾是張凱正在得手，他也在注意着侯玉，此時聽到侯玉喊聲出口，張凱一縱身，飛撲過來，張凱一探身，一個「雲龍探爪」式，右掌遞出去撲的一把，抓在侯玉的腰間的衣服上，張凱此時也真是急了，嘿的一聲發出，丹田的力量一提，把侯玉已經倒下去的身軀，硬給帶回來，此時那名提鬼頭刀的匪徒砍死了自己的同黨，他也是怒極，顧不得受傷的死活，一聳身已經又竄過來，此時對面這片小山頭的頂子上，突然嘶嘶的兩股子暗器風聲也同時到，又是一支喪門釘，一支鋼鏢，全打過來，在這種情勢下，前後夾攻，腹背受敵，又是暗器，又是匪黨的鬼頭刀，張凱抓緊了侯玉的衣服，已然把他帶回來，身軀往下一矮，侯玉整個的身軀已經到了他右肋下。

這時那個使鬼頭刀的，他這口刀正向張凱斜肩帶背劈下來，張凱容得他刀已經往下

落，左腳往起一抬，一個浪子踢球式，嘍的一下，脚尖已經崩在匪徒的脈門上，鬼頭刀噹噹噹甩出去，這個匪徒翻身逃避。張凱在這種式子下，已把兩件暗器躲過去，侯玉傷不重，究竟是年歲小，身軀往下一翻，已經嚇暈了，此時張凱把他往右肋下一夾，一聳身已經向東竄過丈餘遠來，此時從對面山頭嗖嗖的一連竄過兩條黑影，人沒到暗器到，張凱把侯玉的龍頭鳳尾鞭已經從他手中奪過來，左手喇喇的一連把鞭上下盤旋了兩下，磕開暗器，已經騰身而起，往東逃下來。

這一帶可是黑暗了，後面尚有兩個人緊追不捨，高喊着：「你往那裏去？」張凱此時腳底下用足了力，一連兩個縱身，已經出來三四丈，此時看到附近，似乎匪黨尚沒往這一帶撲過來，自己不在這時脫身等什麼，此時正落在一片高石堆旁，後面喝喊叫罵的聲音，也隨着撲過來，張凱悄悄的把鳳尾鞭交到右手，口中喊聲：「不要臉的匪徒們，欺人太甚！」話聲中，已經探手囊中，登出兩支麒麟鏢，鐵麒麟張凱突然一擰身，口中喊聲：「回去吧。」掌中錚的一聲，雙鏢互錯，連續打出，後面稍靠前的一個，口中喊了聲：「老七，低頭。」可是他這喊聲喊出，已經有一名匪徒被麒麟鏢打傷倒地，張凱順着這片高石堆一轉，這一帶到處是亂石，張凱隨手抓起較大的石塊，一抖手順着這片崗頭往東打出去，一連就是兩三塊，可是身形跟着往北竄，往北退出兩三丈來，抓起石

塊，仍然往東打出去，一連三次，鐵麒麟張凱順着這片亂山頭，一直的向北逃下來，果然竟自衝出匪黨的包圍之下，出來約有兩箭地左右，夾在肋下的侯玉，被張凱帶着他這一路震動，已經緩過來，哎喲一聲，他竟要掙扎，張凱回頭看了看，身後並沒有匪黨的踪跡，趕緊的低聲招呼：「侯玉，不要高聲，我把你放下，你緩緩氣，咱們逃出來了。」張凱跟着把侯玉放在了一排小樹下。

這時也不過就是五更左右，離着天亮還有一刻，把侯玉倚在小樹幹上，把他的龍頭鳳尾鞭也放在他的身旁，侯玉這時已經清醒了，他靠在樹幹上抬着頭，向張凱道：「張老師，我沒有死？」張凱道：「傻小子，死了還能說話麼，不要動，我在附近要看看一下。」張凱揀了個最高的地方，縱身竄上去，向西南東南張望了一下，此時任什麼看不到，匪黨的呼哨聲音也沒有了，仔細辨別眼前這片地勢，大致的看出就是從鐵弓嶺逃出來時爺兩個所走過的地方，張凱翻身跳下來到了侯玉身旁，也坐在了樹下，向侯玉道：「腿上的傷怎麼樣，摸着黑我給你紮裹一下，裏面可有什麼東西？」

侯玉他自己連着已經把腿伸縮着，雖則傷處很疼，但是自己知道筋骨沒傷，忙向張凱道：「張老師，我這條腿受傷沒有多重，大約不致於落什麼殘廢，紮裹一下就好了，左肩頭後也挨了一下子，幸爾全是皮肉受傷，算不得一件事，只是方才在崗頭上的事，

我想起來真可怕，若不是張老師，我這條小命大約早完了。」鐵麒麟張凱趕緊的把他褲腳解開，把褲腿給他捲起來，趁着血沒乾，就在黑影中摸索着，把自己囊中帶的藥，給他按在傷口上，撕了一塊衣服，把傷口給他綁上，又把他肩頭後，也照樣的紮裹一下，自己的身上也帶了傷，好在比較侯玉還輕，把藥敷在傷口上，也不用紮裹。

收拾好了，仍然坐在侯玉的身旁，向侯玉道：「小伙子，今夜的事，很難爲你這場禍，全是張凱帶累你，險些叫你送了命，倘若你毀在黑子山，我老頭子可沒臉活着了，叫我有什麼面目去見侯老師傅，現在總算是從虎口中逃出來，更給匪人受重創，不過我們的事情還是未了，但是這次他的虧吃的更大，報復是必然的，不過暫時恐怕他不敢再下手了，好在盛京的事沒有就悞，這是最萬幸了，小伙子活動活動，試試腿上的勁，還能跟着我招呼一氣麼？」侯玉此時精神已經恢復過來，此時站起來在這排小樹前來回走了兩次，向張凱道：「張老師你放心吧，咱們爺兩個照舊接着去幹，我往後願意隨着張老師身邊，我幫着你拾奪零碎不好麼。」

張凱倒被他說得笑了，哼了一聲道：「侯玉，今夜還不給你個教訓，江湖道上就是這麼萬惡，想作好人談何容易，我張凱若不是爲安心給江湖道上除這種惡魔，又何致於結下這種不解之仇，自取殺身之禍，不要跟我學，你年歲還小，這場事，若是使女黑龍

姑能够真個助我們了結下來，保全了大家，你要好好的鍛練功夫，往旁的道路上去立事業，闖江湖的事，不必作那種妄想了，咱們眼前的事，尙不知如何，這些閑話不必談了，小伙子不要強自掙扎，若是能走，我們趁着天沒亮，離開黑子山，到太子河邊，在天剛亮時，渡過河去，我們找一個鎮甸，還要略微的變變相，盛京地面現在已經很緊了，好在任何情況下，白天我們是無法動手，把這種要路口越過去，混進城去，就好辦了。」

侯玉忙答應着，把自己的龍頭鳳尾鞭仍然圍在腰上，這次是斜奔鐵弓嶺，東邊的那段橫山道，因為只要越過鐵弓嶺，就有往下翻的道路，比較着容易下去，就在這黑沉沉的山頭，一路緊走，張凱一邊走着，暗中留意，侯玉腳底下的情形，果然英雄出在少年，這個小伙子兩處帶傷，現在真的絲毫不顯得疲憊，到了鐵弓嶺東，從一片亂山頭到了山道內，出東山口，這時正是曉色矇矓天可就快亮了，離開那個渡口附近，往南越過一段路來，找到了一隻小船，渡過了太子河，爺兩個順着一片濃密的莊稼地，一直的撲奔省城附近的一個鎮甸。

在這裏耽擱半日，張凱在這裏又買了兩件衣服，爺兩個此時全打扮成鄉下財主模樣，揹着包裹，一直的够奔盛京城，可是耗到黃昏左右，隨着許多進城的商民百姓混進

來，果然盛京地面比平時緊了許多，城門口也多了幾名官人在那守衛監視，他們入城之後，張凱帶着侯玉避開了大街，轉入小巷中，一直的到東關內一家元陞店，這裏是專住鄉下人作買賣的，入城買貨的小販們，這爺兩個這種打扮，一望而知是個鄉下財主，落在這種店中很合適。

要知怎樣營救侯天化等，請看四集更有緊湊寫述。

一九〇五年九月出版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鳳城怪客 第三集

基價：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作者 鄭 證 因

發行人 吳 泉 山

出版者 匯文書店

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永樂里三號 匯文書店



文  
書  
部